

# 戲迷傳

時慧寶  
題

旬戲  
刊劇

第

二

第

五

期

每

冊

月

劉菊禪 主編

趙嘯瀾在虹橋廟中飾張桂蘭



—行發社報戲海—

# 劉菊禪先生 門牆李斐



劉菊禪。趙重瀛



趙重瀛



陳梅般



宋玉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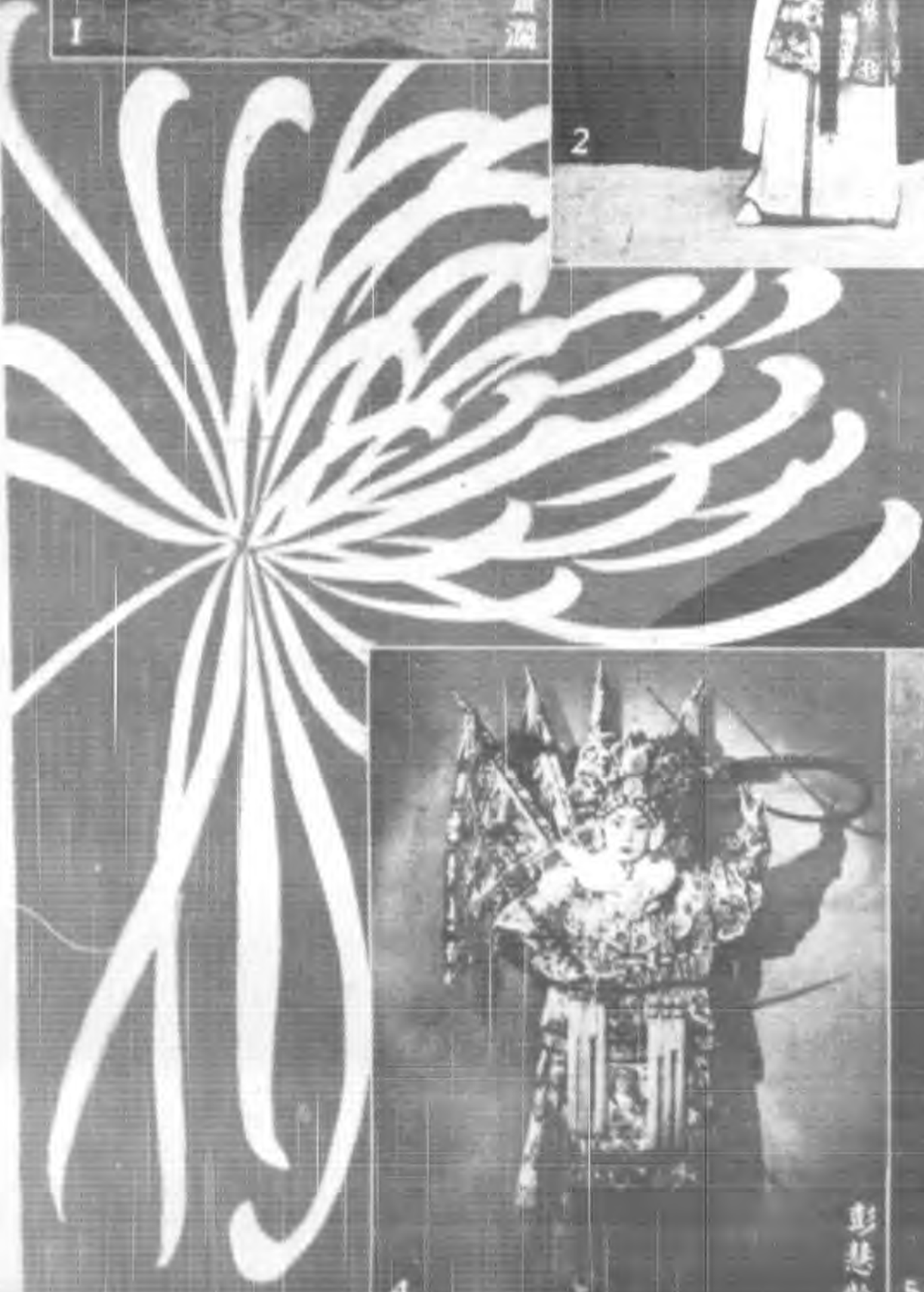
彭慧齡



謝文琴



胡維仁設計。



# 論名伶書畫

許黑珍

往昔伶人，自幼失學，日不識丁，遑論書畫，教師說戲，口授強記，雖有粗通墨翰者，還難免連篇別字，魚魯豕亥，以訛傳訛，因此稍知自愛者，莫不從師補習，以免老大徒悲傷之譏也。因是比年以來，舉凡科班以及伶工學校，頗注重於國文一課，藉挽已往之缺點耳。

角兒成名，到了相當的地位，感覺幼年失學，引為遺憾，在公餘之暇努力自修，本來喝過黑墨水的，再向名彥請益，這是整個伶界之好現象也。尤其接近社會上對於名伶之兼擅書畫者，非常重視，即使極平凡之書畫，一旦出於名伶手筆，獲者彌覺珍貴，名伶除酬酢之外，書畫在交際界中，不過碩果僅存之時智儂耳。

孫派之魯殿靈光，在整個伶界中，不過碩果僅存之時智儂耳。大有理焉。

魏碑與繪蘭，自幼得高明傳授，滬上聞人，咸一致推重，名貴作品，出諸花甲伶工之手，洵難能可貴也。猶憶功德林席上，聞蘭亭黃涵之兩位老先生譽智儂為書生本色，對渠作品，交口嘉許，去秋智儂北返之時，本擬今春再度來滬，嗣因赴并演戲，不克到申，入夏以來，友好之托余代求墨寶者頗衆，適值本刊徵求長各伶合作扇面，菊禪先生同余獲得時君同意，願為本刊書扇面廿五頁，誠求墨寶難遇之良機也。

## 戲述傳旬刊二五年五目錄

趙嘯瀾	封	面	魏文林	山東馬	修竹廬劇話(出子查談)	朱瘦竹
劉菊禪	三色版	狐媚廟	劉金山	松柏庵前留影	開話孔雀東南飛	俞振飛
陳梅如	國語之部	御徒合影	韓金奎	父子合影	介紹初南下之吳彥衡	孟廣
宋玉如		打漁殺家	沈小泉	打漁殺家	介紹初南下之吳彥衡	黃潔萍
沈玉如		拾玉鐲	沈小泉	金兀朮	舊時梨園風光(四)	鄭過宜
沈玉如		穆柯寨	沈小泉	花田錯	舊時梨園風光(五)	許黑珍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販馬記	舊時梨園風光(六)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十)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十一)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十二)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十三)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十四)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十五)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十六)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十七)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十八)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十九)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二十)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二十一)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二十二)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二十三)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二十四)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二十五)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二十六)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二十七)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二十八)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二十九)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三十)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三十一)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三十二)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三十三)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三十四)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三十五)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三十六)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三十七)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三十八)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三十九)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四十)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四十一)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四十二)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四十三)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四十四)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四十五)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四十六)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四十七)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四十八)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四十九)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五十)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五十一)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五十二)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五十三)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五十四)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五十五)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五十六)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五十七)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五十八)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五十九)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六十)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六十一)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六十二)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六十三)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六十四)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六十五)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六十六)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六十七)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六十八)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六十九)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十)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十一)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十二)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十三)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十四)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十五)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十六)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十七)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十八)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七十九)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十)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十一)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十二)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十三)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十四)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十五)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十六)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十七)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十八)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八十九)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十)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十一)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十二)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十三)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十四)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十五)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十六)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十七)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十八)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九十九)	鄭過宜
沈玉如		霸王別姬	沈小泉	胡慈珠	舊時梨園風光(一百)	鄭過宜

# 紅牙拾慧

(二)

胡慈珠

明人雜劇中之唱唄曲有七難五忌，七難為獅吼記，所演述之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歌難常懼內甚，妻氏柳，攔難，五忌為音尚清而忌重，性悍而妒，蘇東坡贈以愛姬，柳妒火內燃，因妒生恨，遂罹疾病，柳於病中神遊地獄，知生前妒嫉，死受冥譴，夢覺以後，妒念全消，病癒改悔，卒成賢婦。

此為獅吼記之主要事實，第命名原意，則根據東坡詩「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句而產生。按蘇詩以禪理而寫季常之心無罣礙，怡然自樂，兼讀方山子傳，東坡未曾記述季常之畏妻與河東君之悍妒。明人汪廷訥探「獅子吼」詩句，演為傳奇，千百年後，凡畏妻者喻以季常，婦人悍妒，擬之河東，是大冤事。

是戲常演活僅梳粧與跪池兩齣，迭觀唐春曲友演是劇，以殷正賢君之陳糙，葉小澗君之河東，演來熟極而流，而蘇學士一角，當推陳寶謙君，表情妙極。

唱唄曲有七難五忌，七難為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歌難常懼內甚，妻氏柳，攔難，五忌為音尚清而忌重，性悍而妒，蘇東坡贈以愛姬，柳妒火內燃，因妒生恨，遂罹疾病，柳於病中神遊地獄，知生前妒嫉，死受冥譴，夢覺以後，妒念全消，病癒改悔，卒成賢婦。

鄉「牧羊記」「蘆林」(躍鯉記)等處，「踏看」(十五貫)有無「偷鷄」(翠屏山)「奪食」(桂花亭)等事，茲據「打差」(千里綠)前來稟稱，「斷橋」(白蛇傳)思鄉(琵琶記)一帶，非常「慘視」(千鍾祿)，但見「梅嶺」(荆釵記)上「盤夫」(琵琶記)「吃糖」(琵琶記)，「鵲橋」(長生殿)邊「花婆」(紅梨記)「投淵」(紅梨記)，實難「寫狀」(鮫綰記)，其「花蕩」(西川圖)幾成「南浦」(琵琶記)，「刺梁」(漁家樂)盡成「草相」(鮫綰記)，聞此「驚變」(長生殿)，如同「惡夢」(人獸關)，為即「報信」(一捧雪)「瑤臺」(南柯夢)，速請「寄柬」(西廂)「招商」(幽閨記)，「趕車」(紅梨記)前來，准於「撞鐘」(鐵冠圖)時分，「相約」(釵釧記)在「題曲」(療妒羹)「樓會」(西廂)議，共商「借餉」(鐵冠圖)一面「請師」(黨人碑)，「拜師」(黨人碑)，速召「敗兵」(祝髮記)「回營」(澆紗記)，「汲水」(雙珠記)「磨斧」(水滸)，須在「茶坊」(尋親記)「酒樓」(長生殿)左近，「十面」(千金記)埋伏，並將「盜令」(翡翠園)「搶糧」

琵琶記諸徒形狀，「描容」(琵琶記)懸掛「陽關」(柴釵記)，務必「活捉」(水滸)，勿使「奸遁」(燕子箋)，為此示仰，「學堂」(牡丹亭)「綉房」(荆釵記)人等一體知悉，特此「起布」(連環記)，「稱慶」(琵琶記)「守歲」(金不換)「見月」(長生殿)「賞秋」(琵琶記)「自示」，實貼「彌陀寺」(琵琶記)「山門」(虎囊彈)。「賜福」戲稿。

唄曲清唱，實較上台綵鑿為難，因綵鑿時，有金鼓之聲浪下可掩護其拙處，有歌衫之燦爛，可分觀衆之心志，此外別種藝能，亦資依托，惟有清唱，無從掩蓋，尤不易取巧，往往曲友在清唱時，發音粗糙，腔韻欠潤，一旦粉墨登場，居然音韻圓轉可聽，此明證也，若清唱之條件，喉音須清潤而宏，吐字須遒勁而力，運腔須抑揚而柔，取氣須巧妙而不逼，第知之固易，行之則大難也。

本刊是：  
戲迷思物  
讀者南針

# 修竹廬劇話

· 蒼談手出 ·  
· 竹瘦朱 ·

出手，本來須打的纔好，例如武旦戲，戲單上在戲名下特註一字，帶「出手」字樣，要的是，例如李春來界牌關的鞭，養活猴的鞭，養活猴的鞭，張順來金錢豹的叉，尚和玉拿高登的槍，不是都大要出手花活麼，但是戲單上從來沒有在各該戲名下特註過一字，帶「出手」字樣。直到後來出手花活越要越多，雖然沒有博得「帶要出手」的頭銜，但是要出手這個名詞是無論如何成立了，現在來考一考要出手的原由。

打出手與要出手，都是武旦的名份。不信，看奪太倉，取金陵，演火棍，青石山，盜仙草，泗州城等劇，女大刀咧，雙頭槍咧，棍兒咧，雙鞭咧，雙刀咧，都有種種出手花活，武生要把手，各項清場花應有盡有，但是不

沾出手活兒，這是誰不動誰的玩意兒的戲德。直到俞菊笙以武旦改工武淨兼武生，首創將一部份出手放在買家樓裏打與要（拿高登裏只耍不打），大家一效學，頓時留下武生打出手與要出手的例，過了幾十年，直到那一年（至少二三十年前），上海出了一個武生孟小帆，他發明槍與鎚的扔，拍，穿，纏，繞，頂，掏等等要出手，專門滿槍的戲是周西坡（就是羅成叫關），殺四門（就是越虎城），收岑彭（就是錦繡旗），專門滿鎚的戲是金堤關，絕虎嶺，螺獅峪，他在上海練會，却不在上海演出，藏着帶到北邊去，演出之下，頓時紅得為天下法，為百師世，號稱花槍花鎚大王的小春陽（就是郭春華），就是孟小帆的信徒，連在上海將要出手唱紅的白玉崑，也向孟小帆零躉批發了不少玩意兒，白玉崑在惡虎村末一場右腳將刀勾掉魚，右手接住，上膀子，脫手，左手反轉在背後接住，這一踢一扔兩接，孟小帆早在白玉崑到上海（隸三馬路朝南門面前後台十大股的大舞台），十年前在亦舞台（現三馬路新惠中旅舍原址，不過門面在湖北路上。朝西，是周詠棠「就是四盞燈」的老闊。）紅得不

要紅了。

武生照例使瓜輪鎚，八角鎚是花臉使的，尚和玉在新新舞台演四平山，高福安飾裴元慶，楊瑞亭在丹桂第一台演四平山，蓋叫天飾裴元慶，尚揚使八角鎚，高蓋使瓜輪鎚，王金元在丹桂第一台演金堤關與絕虎嶺，也使瓜輪鎚，孟小帆的鎚戲都使八角鎚，拍，扔，轉，是鎚應有的花活，他別運匠心的新發明是掏腿與以鎚頂鎚，因為頂，他纔用八角鎚，八角鎚的頂是平的，頂得住，瓜輪鎚的頂拱起一個舍利子式的擲什子，不好頂。（許有人要駁我，王金元在鎮陽關裏為何使八角鎚，這因為秦英本是花臉角色，王金元改為俊扮，却仍用八角鎚，叫變其表而存其真，異乎糟改，可告無罪。）

所以我們論到武生的要出手，最好列這麼一張統系表，發名家俞菊笙，信徒尚和玉，響應者王金元，專門家孟小帆，信徒郭春華，響應者白玉崑，再下來，像韓長寶，裴雲亭，王虎辰等，是尚和玉，白玉崑的信徒。

有了要出手，漸漸有要出腳，附帶在這裏談一談統系。尚和玉在水濼洞裏耍能棍兒，扔掉魚，起右腳用靴底一踢，棍兒上端倒掉回去，回到右手裏，然後俯身將棍兒從胯下向後扔給檢場的

，算是變小塞在耳朵裏了，現在武生踢槍，都是從尚老道（尚和玉信奉道教）這一踢化出來的，高福安演金錢豹，將叉橫夾在兩個腿彎裏，拿鼎，將叉一軸，又向猴子射去，後來小寶義翻加官飛叉，現在武生將叉豎在靴尖上踢出去，都是從高王爺（高福安的綽號）這一射化出來的，蓋叫天飾高登的花逢春，耍鞭，將鞭扔在腳背上，像踢毽子裏的做鞋頭解數，放到台板上，將腳一拐，鞭使勾起，兩個反掉魚，回到原手裏，後來放在智取北湖州裏耍，成為蓋派獨有出腳花活，裴雲亭在越虎城第三門那場，用腳將槍一拈，拈到腳背上，魁星踢斗，兩條小腿交替接槍，然後蹦腳面將槍勾起，接在手裏，沒有人學他，我可不知道了，都是響應者。

**業已出版**

經驗之談  
劇學真諦  
戲劇常識  
掌故逸聞

厚一冊  
巨二冊  
售二角  
社二角  
家獨報  
售經

**老副未談劇**

第一輯

# 閒話孔雀東南飛

原配為老生現改小生應行  
小生之唱有調底調面之分

俞振飛

「孔雀東南飛」一劇，為老友陳老先生墨香所編製，劇情述漢末建安年間，廬江小吏焦仲卿及其妻劉蘭芝一段悲慘事跡。程玉霜本擬排演，後來不審何故而中止。民國二十三年，玉霜將該本轉給與戲曲學校，戲校最初排演之時。由王和霖飾焦仲卿，趙金蓉飾劉蘭芝，首次演唱在東安市場吉祥園，一時九城為之哄動，近年因王和霖倒嗓，趙金蓉脫離該校，改以關德成侯玉蘭飾演，據云不亞於趙王，每演亦頗能叫座。此劇且角大段二黃，所有新腔，悉係王供奉瑤青所編，玲瓏曼妙，不落恆蹊，老法家畢竟不凡，其餘各角身段神情，亦俱王所導演。最近坤角王玉蓉，吳素秋，亦演斯劇，惟均不用「孔雀東南飛」原名，

素秋改「生死淚」，玉蓉改「焦仲卿妻」，內容詞句場子，一仍其舊。戲校演焦仲卿一角，由老生扮演，掛黑三，似於兒女情態表演不能貼切，或因第二場仲卿蘭芝有對唱哭頭如探母回令者，如易小生，則聲調方面不若老生動聽，其實此種老套，即刪去亦不妨礙劇情，聞玉蓉素秋，已易小生飾焦仲卿矣。

唱倒板三眼，則自始至終用調面

漢調意味，二六尤甚也。

前輩德處，素雲，俱擅唱調底得名，尤以德處唱叫關中之一十指連心痛煞人」一句，最膾炙人口，殊為鶴唳九皋，令人意遠之致，據老於梨園者言，小生本無唱調底之一說，其始作俑者名龍德雲，龍為湖北人，後赴燕都拜曹眉仙為師，曹即老曲師曹心泉之四伯父，在徐大老板小香之前極負盛名者，八大鏡之車輪戰，聞即係曹所始創，龍因鄂產，故擅漢調，後得曹之薰陶，兼精皮黃，因此聲譽日隆，大有青勝於藍之概，當時皆以龍小生稱之，致至今梨園中人，對於小生唱調底，統名之曰「龍調」，即以故也，龍調之行腔，細聆之確含有

## 我字

孟庸

戲裏面用我字的地方多，譬如「我本是一窮儒太烈性」，和「我被擒改名姓身脫此難」，都有用我字的地方，我字是「摩阿切」的字，應該唱作上聲，可是長江下遊的先生們，都一律唱作「惡」字，變成喉音，是為天賦缺陷，非率爾所能改正者也。

小生之唱，有「調底」「調面」之分，如黃鶴樓，羣英會，岳家莊，臨江會，監酒令，以及配演花旦老生各劇，俱為調面一類，調面腔調近於青衫，而於出口，吐字，行腔，轉折之間，具有一種沉着剛越之韻，乃所以別於衫子也，至於調底腔戲，目下所流行者，祇有射戟，白門樓，飛虎山，叫關，小顯，玉門關等三五齣，探母之宗保，如唱倒板三眼，則用調底，但見六郎兩場，還是隨老生調門唱調面，若不

介紹初次南下之

吳

彥

衡

鄭適宜

近日黃金邀宋德珠楊寶森蒞滬奏演，其三牌武生為吳彥衡，彥衡與滬人猶屬初次相見，（某君於申報上，竟謂其曾借荀慧生來申演唱，豈以彥衡與慧生有戚誼，故臆測而武斷與，可發一笑。）於其來也，宜有一言以為之介紹。

彥衡為青衣前輩吳彩霞子，幼習老生，藝名少霞，以恪守規範，著稱於時，嘗執贄於余叔岩，冀求深造，（時在叔岩初次隸滬），叔岩生平擇徒甚嚴，非其人輒不肯輕授，在此之前，正式投拜叔岩門下，僅一楊寶忠，直至今日，經其耳提面命者，亦不過李少春孟小冬數人而止。彥衡童年即獲列入門牆，其藝之純正，因得叔岩嘉許可知已。（此事外間似未有人道及，特揭出為滬人告。）然彥衡倒贖之後，迄難

恢復，遂棄老生而改攻武生，故雖師叔岩，實無所用之，而彥衡亦從未以此自炫，不喜標榜，志趣殊屬可尚，其學武生，得許德義丁永利之指授為多，彥衡復能刻苦自勵，期年藝乃大進，未幾，即搭入荀慧生班，專演武劇。十餘年前，余赴北平，一夕，擬聆慧生戲，前一齣為彥衡之金鎖陣，彥衡知余至，造余請曰，金鎖陣不足觀，特為長者改演葭萌關（兩將軍）以相娛，何如？葭萌關非余所嗜，感其誠意，亦不深却，然以其改武生會未幾時，初末期刮日相看也，比出場，則技擊之精嫻，與夫跌撲之迅捷，絕不似今日高盛麟所演之苟簡，雖素業此者不能加尺寸而上之，於是知彥衡數年來致力之專勤，其視此為得意傑作，實有以也。

武生藍月春，月春幼時以葭萌關之張飛馳名南北，李萬春之紅，什九得月春輔益之效，而葭萌關尤稱二人之佳構，吾意黃金必將不斷排彥衡月春之葭萌關，以餉觀衆，顧曲者苟以彥衡與萬春盛麟權衡輕重，其孰高孰下，不難立判。）自是余設北上，輒聆其劇，如挑滑車長板坡小商河趙家樓惡虎村花蝴蝶各劇，蓋一再寓目，每見必進而益上，就大較言之，彥衡於矯健之外，一以穩練出之，略不涉於相野，此其所以視餘子為勝，又私淑楊小樓甚久，逢小樓出演，必抽暇往聆，以

資深造。與孫毓堃茹富蘭同時稱後起優秀武生，而三人各能得小樓一體之美，鮮或能以意抑揚軒輕焉，吾見報章之評論彥衡，常與高盛麟並提，深覺擬不於倫，一以彥衡年齡較盛麟殆長十歲以上，輩行已屬前進，又彥衡已由火熾而進於鍛鍊工穩，與盛麟專恃驍悍勇猛者，迥不相侔，且觀摩於小樓，歷年有久暫，所獲亦應有淺深之別，以滬人於故都後起武生，及見者惟高盛麟，故特論輒以盛麟為比例，因附此以正其失，而亦冀顧曲者略悉彥衡之進程與原委耳。

張裕葡萄酒

純用葡萄汁釀製

四季常飲 補血強身

張裕白蘭地

滴酒是葡萄蒸溜

宴會佳寶 名貴無倫

# 介紹

## 穎光社

戲

曲

學

校

幾

位

學

生

黃潔萍

蕭德寅·李德彬·趙德勳·佟德新·宋金聲·

隨宋德珠穎光社南來之演員，除老生楊寶森，武生吳彥衡，小丑艾世菊等，非屬於戲校學生範圍外，其餘配角，率多為德珠以往之一般師兄弟，若蕭德寅，李德彬，趙德勳，佟德新，及其弟金聲等，皆將以新的面目，與海上人仕作初度之會晤。關於諸生之藝事，在伊等首次南來之時，固亟應為文作一概略，以為海上人仕介紹之也。筆者於五期本刊，原向本刊編者之命，為此次更新新角之四坤旦著一梗概，茲聞該批新角，因津沽水災所阻，來滬之日恐將遲滯，復鑒於穎光社初來諸生，海上尚未得見一真確之引介，為此不揣鄙陋，爰將戲校諸生藝事之略況，擇提於前，一一再為本刊讀者另述敘之。

蕭德寅·德寅本工架子

花，但其架子花之戲路，則偏重於帶有武打之角色，以飾綠林豪傑，魯莽英雄為最佳。其藝，初時多為蘇連漢授之者，所擅有青風寨，黃一刀，三叉口，瓦口關，取洛陽等劇，配角戲中以珠簾寨之周德威，定軍山之夏侯淵，失街亭之馬謖，奇冤報之鍾馗為最著，自兼跨武二花後，更能藉展所長，通天犀一劇，允稱傑作，工架，武功皆有可觀。德寅平時常與宋德珠，陸德忠等配演，珠聯璧合，備極精彩，及後王金璐，兼習武生，德寅之戲路，乃愈趨於武二花之路，蓋德寅與金璐，二人之身材，年歲，皆不差上下，猶之早年李萬春之與藍月春，故凡金璐武戲之下把，咸由德寅飾配，於是金璐所習既博，德寅所能亦夥，若其目下之能趨重於武花路子者，良由金璐跨工武生後之所造成也。德寅與金璐

配演之劇極多，其中最稱重者，厥屬兩將軍之張飛，戰渭南之徐晃，戰冀州之姜敘，林冲夜奔之盧俊義，激秦三擋之魏文通，與隆會之劉伯通，龍門陣之安殿寶，潞安州之兀兀等，其扮相之雄武，武功之嚴實，實弗弱於該校傅德威下把之洪德佑也。德寅演劇，可稱短小精幹，乾淨俐落，其台步之豪放，工架之大方，皆多可取，唱唸作打，均臻完善，倘能兢兢自持，未始非錢金福後之繼承人也，德珠得其為配，烘染襯托，獲力匪鮮，此番德珠來滬出演武旦戲中，若取金陵之赤福壽，攻潼關之余化龍，無底洞之二郎神，泗州城之伽藍神，竹林計之余洪，百草山之孔宣等，有德寅隨來，恐皆為德寅之活矣，以德寅藝事之精良，殊信其必能勝任愉快綽有餘力也。

在梨苑中，實有材難之感，若德彬者，其在戲校小生之地位，不謂非出類拔萃者，然其藝事之成就，予則未敢加以恭維也，先論此子之扮相，天生一幅扁而且圓之臉，故人皆謂其儀表略得金仲仁之風範，信然，然此不足為病，所惜者，其二目略小，且兼為門鷄眼，口亦稍凹，一啓一閉，有如落齒之老嫗然，若其容貌，在在已為天生所限，故言其扮相，固無所謂漂亮二字，其嗓音亦稍覺悶瘡，故其所擅中，亦祇能充任為人作配之角色，個人之單工戲，亦所謂小生正工戲者，又有感嘆不濟事之慨，至其台風，身段，表作，神情，種種方面，無一得稱人意者，予實不欲一一再多言之，總言此子無論天賦，藝事，任何一項，皆不逮江世玉遠甚，前於某報見有人謂其武戲頗佳，八大錘，探庄，不亞於葉盛蘭，一味妄言，好像煞有介事，殊不知德彬之八大錘僅能飾演說書之文龍，若車輪戰之文龍，及探庄之石秀，一向何曾演過，今且以其與較盛蘭，甯非咄咄怪

李德彬·小生一行，現



事，德彬之雉尾生，武小生，本非所擅，蓋亦才質所厄，若論其在戲校，所以尚得該校之倚重。及其個人有此優渥之造詣者，實不出才難二字，原是戲校，初創之際，小生一行，極感乏人，德彬之能被列為小生行中，固屬大幸，以當時形勢之所趨，遂不得不有着重於其身之必要也。予意設其遲進戲校三年，殆未能有今日之成就，予對德彬所言止於是，雖已失之介紹性，概非苛責吹毛之論。惟此子尚堪加以期許者，即其正可藉天賦之所趨，盡力

慕求仲仁，蓋其不獨扮相上有似仲仁，而戲路上亦不無相近仲仁，苟欲步承仲仁之後塵，尚非難事。

若萍曰：俞振飛先生來函，亦曾述及德彬，謂渠武工，較有可取之處，惟文劇尚需修養，然者番輔德珠南來，當可一展其長也。

趙德助。德助工武淨，向為戲校武行中之重要份子也，但其所飾，恆以副角為多，此子身材魁梧，嗓亦渾厚，以是見長，在校時，即每與德珠充下把，

泗州城之伽藍，奪太倉之沐英，打韓昌之韓昌，攻潼關之雷震子等，皆皆不弱，起打既緊嚴可譽，武功亦俐落可嘉，德珠能選其為配，實為一舉兩善。

修德新。一般閉門造車者，皆謂德新為德珠之下把，且舉其與德珠，有如九陣風和閻嵐亭，朱桂芳和朱湘泉，德珠無其為配即不成功，說得却亦有趣，在不知者，以為鑿鑿可據，知之者無不見之齒冷，蓋此輩臆造之流，皆以為此番隨來之戲校諸生中，除德寅已知為武淨，德彬已知為小生，餘者概必為德珠之下把矣，實不知德新所工，乃為裏子老生，如此有禱聽聞，無恥孰甚，德新之裏子老生，向在戲校並不十分顯彰，乃其厄於噪故，歌唱則形力有不勝之感，但此子作工尚稱穩練，吐字亦蒼勁真切，尚可藉補所短，其扮相儒雅，洒脫自如，尤長於衰派角色戲，若十三妹之蒼頭，青石山之院子，亟合身分，演火棍，穆柯寨之六郎，戰渭南之韓遂，冀州城之韋康等，演來咸佳，今其所為德珠邀列配角者，良以其與德珠配演殊久，亦寓駕輕就熟之意也。

宋金聲。金聲之裏子武生，其在戲校名本不彰，故無足可述，惟此子扮相尚英俊，台風

亦不差，可為一表，其輔佐德珠實於德珠卒業成班之時，有人謂其肄業戲校時一向即充諸德珠下把一說者，實又出諸臆造，蓋德珠在戲校演劇，打出手之下把，除張德治已歿不計外，平時素有角尚可，若倚為作打出手之下把何德亮，齊和昌等為配，副角或，則未能料其必可勝任也。

勗趙嘯瀾

鄭過宜

趙嘯瀾，吾友劉菊禪君之高第弟子也，劉君以名教師著譽南北，坤伶之列入門牆桃李甚眾，嘯瀾尤為苗焉秀出，菊禪於嘯瀾，亦特所鍾愛，今茲嘯瀾膺更新之聘，冠冕羣芳，莫然舉首，雖其力學專勤，有以自致，而劉君之功，何可沒焉，嘯瀾蒞滬，前後數次，余歷年遊寓燕粵，往往與之相左，於其劇實未獲多觀，然嘗鼎一臠，知其全味，藝能之大較，亦已諗悉梗概，嘯瀾最難得者，厥惟佳嗓，坤伶裏氣不及男角，其間恃歌喉以與人競勝，指不數屈，嘯瀾乃獨賦天之厚，次則兼擅刀馬（嘯瀾之英節烈絕佳），技擊精嫻，尤坤伶中未見其比，開嘯瀾宗法尚小雲，平居揣摩甚擊。就大體以觀，既已幾幾乎盡有小雲全美矣。坤伶視嘯瀾稍前進者，如新艷秋，噪與武工，兩者皆細，章遏雲刀馬之戲勉能充場，然亦聊備一格，不足致人欣賞，嘯瀾年事尚青，其足與同時儕輩周旋迴翔，操有相勝之具。略如上述，設再輔以學力，其銳何可當邪，以此來地位之高，可徵睽違時期，志專氣銳，日進未已，故獲為師門增榮，而所已見，測所未至，則遠到又可操券以俟，蓋似此佳質，患不學耳，學則未有不成就也，余既為劉君喜慰，又見嘯瀾美材可造，聊綴數語，藉作策勉，冀異日嘯瀾有以副余期待之殷云。

# 舊時梨園風光

劇目 票價 局 水月 燈裝 瑛富 荒 (四) 黑許 清容 墨粉 墨登 場 用別 署風 雅純 倫

案目拉局，向園主全包一夜的戲，規模大小不等，手腕兜得轉的

券資之收入，還在其次。其唯一之希望，是數倍於券資的額外賞封。

案目，公館客幫戶頭多的，獨自包定一夜，或則兩夜，差一點的，便合夥打公司，全包一夜，還有一種貼票，比較少擔風險，預先和園子接洽妥當，每

票貼費若干，視本人銷票能力，先期買面子撒票，當日憑收下來

的票子算賬，惟園方對於星期六夜，星期日夜，概不包戲，拉局的時期，是歲尾年底，封箱之前，不似目今下半年，動輒打野雞，案目包定園子之後，執着票子，走向熟客處，用蜜言甘語兜銷票子，另碎戶頭，預留正廳座位，富紳巨商，便留最好的包廂，這個一年一度的抽豐，案目對

上海地方，崇尚虛榮，喜歡出風頭，銅錢不在乎的，比比皆是，案目平時和公館富紳接觸的

機會很多，又知道資產階級的心理，為取悅於排頭起見，不惜墊上小小本錢，富麗堂皇的鋪張一下，向番菜館裏借了雪白的台布，舖在包廂桌上，四只大高腳盆，裝的是鮮水果。定紮臘梅花杆

。臨時向腳踏車行租一對白壳罩的水月電燈，照耀如晝，合園屬目，咸知這是闊戶，心滿意樂，當然多給些賞封，當然是不生問題的。

每逢拉局戲，角兒各演生平傑作，或者雙齣好戲，所謂雙齣好戲者，無非是一場敷衍罷了，為迎合顧客好奇之心，事前邀上一位票友客串，彼時票友，寥若晨星，票友兩個字，也無人稱道，只曉得業餘唱戲的人，叫做清客串，斗大金字牌子，以及戲單上，一律寫作敬請清客串某某居士，或者某某館主軒主，准演某

戲，彼時的清客串，喜用別署，從不直書真名實姓，客串者意思是不在該班，而暫時演唱的性質，清者是不受份子的意思，於此可知票友串戲，人格是清高的。

案目託了有面子的人，轉請到清客串，等登台之日，恭而敬之的用馬車躬自迎接，陪至後台，請的人付後台一筆三行頭開銷，四元至六元不等，交給管事，兩三位客串，八元至十元光景，客串本身開銷。包括鉗佬扯手，扮戲水爐在內，闊天闊地，不滿

十元，水爐子不過小洋兩角，不像現在起碼洋封了。

清客串唱過戲後，事主雖然備着禮物送去，實際上多是壁還的，客串自視甚高。文班戲請客串登場，更其恭維，總是寫的敬請爺台客串，致於用別署懸牌者也有一層道理，蓋封建時代，士大夫鄙視優伶，有般書香子弟，平素研習皮簧，一旦粉墨登場，為了人言可畏四個字，不敢公然露出真名實姓，便題了一個風雅絕倫，古色古香的別署了。

虎標  
八卦丹  
提神醒腦  
舟車旅行  
立止嘔吐  
不可不備  
各藥房煙貨雜店均售

舊舊室劇話

張省儉

· 旅居故都聽歌回憶錄 ·

愚生平無所嗜好，偶喜書畫文具之外，獨酷嗜聽歌，聽歌與致最濃之時，在民二三年間，竟有一日之間，趕聽兩三處劇院者，蓋各劇院名伶之劇目例有先後，默計其先後而依次趕場傾聆，精神雖疲而興奮特甚，以為非此不足以暢懷愜意也，例如何桂山李順亭之風雲會，每在開鑼前三齣中露演，又如德珺如金秀山之轅門射戟必在中軸登場，龔雲甫陳德霖之孝義節或劉永春黃潤甫之草橋關必在倒第二三齣露演，他如譚鑫培楊小樓梅蘭芳必在大軸登場，舊都戲園舍東安市場吉祥園外，大都羣處於前門一帶，其時黃包車價甚廉，由此園至彼園，耗銅元七八枚至十二枚，北方車夫，便已聽命飛奔，吾人安坐車中，屏除雜念以聽歌為唯一消遣，意氣之豪，在彼時雖南面王不易也，趕場聽戲之結果，又

足使吾人為之迴腸盪氣，聽歌之後，然後赴小酒館飽餐一樂，此情此境，屈指已逾二十六七年矣，今雖欲提起精神，再作歌場狂態，而聽歌歸來，輒興得不慎失之感，此可見聽歌於年齡及精神，關係至鉅，近數年來，晚間九時以後，可說與愚無緣，偶或聽歌黃金，一年之間，亦僅不滿十次，良以晚間九時半後，海上之人，咸在精神奮發之時，而愚已據枕高眠入夢矣。

愚初入故都時，俞潤仙常能登場唱戲，每逢端午節前，輒排混元盒一劇以餉座客，貼出海報係用紅紙大書一俞字而不名，都人一望而知為老俞也，此外孫菊仙蒞京，亦僅書老鄉親三字，實為梨園中之迥異常人之特例，老俞以長板坡最負盛譽，其配角為錢寶峯之張飛，黃潤甫之曹操，劉桂慶之劉備，陳德霖之糜夫人

，孫怡雲或他人之甘夫人，錢金福之張郃，名角蒼萃，極盛一時，老俞溘逝之後，楊小樓此劇，更有青出於藍之譽，愚所見小樓演此在二十次以上，要以小樓與黃三（阿瞞）錢金福（張飛）王瑤卿（糜夫人）陳德霖（甘夫人）賈洪林（劉備）李順亭（徐庶）王長林（夏侯恩）許德義（張郃）劉硯亭（曹洪）最為整齊。

京朝派武生有兩齣戲，歷數十年來，南方武生絕未演唱者，一為八門金鎖陣，一為連環陣，八門金鎖陣為三國志中趙雲大破金鎖陣故事，楊小樓之趙雲，錢金福之張飛，相互映輝，出色當行，民二三年間，正樂社之童伶武生王三黑此劇頗具前輩典型，輿論稱之，惜其人不久以武功退化遂捨伶改業，絕跡歌場，至連環陣一劇，為富連成科班中武生之基本戲，凡由該班出科大都能之，楊盛春蒞滬每以此劇露演，是劇場子頗繁，武生使弄槍刀及弓箭之屬，非確具工候者，不易見好也，李萬春藍月春輩雖久站舊都，從未見其排演連環陣也。

在舊都聽回荆州，梆子戲推崔靈芝郭寶臣孫佩亭田玉來張玉奎等合演為最，皮黃劇以王瑤卿（孫夫人）楊小樓（趙雲）賈洪林（喬玄）劉景然（魯肅）王鳳卿（劉備）錢金福（張飛）李連仲（孫權）為最。

在錢金福之後唱武淨者在民初尤推何佩亭為最雄健，許德義劉硯亭不如也，佩亭為四亭之一，（俞振亭何佩亭遲月亭范寶亭）兼擅崑曲，如嫁妹火判能傳乃父之衣鉢慈在民二三年之間，每觀俞振亭劇，必有佩亭為配，珠玉相輝，火熾可觀，如挑華車，飛叉陣，豔陽樓，金鎖陣，戰號亭，白水灘，以及其嘉興府，雙龍會，皆斐然可觀，後以染嗜好，遂淹沒不彰，及愚二次到平，武淨行中，遂讓許德義劉硯亭，馳聘歌壇矣。

本刊歡迎：

讀者惠賜  
—— 照片文字 ——



讀藝壇報庚子梨園文榜書後

(上)

藝壇報海上梨園舊事主輯曉如厂主。選載庚子梨園文榜，古色古香，不殊白髮宮娥談天寶遺事也，是榜為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同文消閒所揭登，有百花祠主人原評，醉墨生加評，分三甲，得二十六人，一甲自汪笑儂以下得三人，二甲自李長勝以下得十人，三甲自程永龍以下得十三人，發思古之幽情，據懷舊之蓄念，讀之輒想見當日文酒歌舞之盛，顧篇中所述，為時已閱四十載，或何載已老。法曲飄零，或龜年云亡，正聲絕響，撫茲陳迹，又不禁興人事滄桑之感焉，僕年登周甲，耳熟繁華，爰就記憶所及，於其原記，略綴數語，藉當狗尾之續，不知者姑付闕

略，傳曰，所聞異辭，所見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如予謫陋，何敢自信，亦聊以博愛聽戲劇掌故者之參證云爾。

按消閒錄為日人所辦同文滬報之附張，其館址在福州路河南路之東，報紙為淡紅色，日出一大張半，其半張即消閒錄也，主編者為嘉興周病鴛，以詩文鳴於時，嘗設詩鐘社，十日為期，應徵者多知名士，如潘蘭史，林菽莊，沈同龢輩，皆甲第中人，故消閒錄中，多詞苑名作，傳誦一時梨園榜語，其餘緒耳，然觀其評語詩詞諸作，亦復猶人，於以知文風已寢衰矣。

▼一甲▲ 狀元 汪笑儂 隸桂仙部 原評 正 加評 得中正和平之象，具抑揚頓挫之妙，(中略)胎息程長庚，睥睨汪桂芬，至口齒之清爽，音調之合節，則冠絕儕輩，蓋由於讀書功夫中得來，非尋常伶官可比也。(詩略)。

乙廬老人曰，汪伶以名士而下海為伶人其聲韻氣派，自非尋常伶官所可比擬，惜扼於噪，行

腔施調，未能展其所長，惟縱聲一放，則石破天驚，充足繞梁三日，西皮優於二黃。而二六尤膾炙人口，馬前潑水之狗賤人，幾至家絃戶誦，號曰汪調，善編新劇，如黨人碑，洗耳記，波蘭亡國慘等，皆具有深意，亦善舊劇，取帥印，取城都等，亦為其拿手之作，則又追武大頭矣，嘗編戲迷傳，凡四齣，亦嘗盛行一時，武生呂月樵竊其餘緒，以噪衝蜚聲於時，而汪之名轉湮，今之談戲迷傳者，雖內行罔不知有呂而不知有汪矣，數典忘祖，予欲糾正之，而卒卒未遑，然觀於戲迷傳引子定場詩之典雅，劇情結構之嚴密，豈彼不識文字之呂伶所能編撰，於此亦可知僕言為不虛矣，汪伶有阿芙蓉癖，肌黃如蠟，扮相不甚美，身段亦不能工，故於做派戲不常演，原評謂其擅長一捧雪陰陽河等，恐有誤，一捧雪或與到偶一為之，吾不敢武斷，至於陰陽河，非有跌撲功夫，不易見長，恐非汪伶所能勝任愉快也，喜交文人，與游戲報李伯元寓言報李芋仙尤稱莫逆，

榜眼 小連生 隸天仙部 原評 韻 加評 騏驥之才，瓊瑤之品，色色入妙，簇簇生新，一曲商聲，不自覺其激楚，工唱文武老生，(中略)孫春恆之流亞也，(詩略)。

乙廬老人曰，小連生姓潘，晚號月樵，初唱椰子老生，以噪瘖改唱二黃，擅做派戲，椰子戲如九件衣，陰陽河，三疑計，二黃戲如一捧雪，四進士等，為其拿手之作，又善編新戲，如湘軍平逆傳，潘烈士投海等，皆其所手排也，(或謂平逆傳係趙嵩綬所編，待考，)任俠，有大志，嘗參與辛亥革命攻打上海製造局之役。又嘗任清代湖廣總督端午稿侍衛，有子一鼎新，螟蛉子一名海秋。

※

小一織一簾一館一談

# 靠旗打出手之出處

沈士英

今人每言，京戲將沒落，與崑曲遺同一命運，不審京劇之立意偉大，非崑曲之偏重社會倫理者可比，崑曲舍甯武關等少數劇外，除皆落難公子，私定終身後花園之類，不若京戲之歷史政治戲劇為多，故予謂，決不能如崑曲之同途沒落，雖或時代演進，難免受訕，然亦以日月之蝕，久必復輝也，且京劇之編者，識見宏博，有其立意，有其遺規，并暗示諷刺，如罵曹之張遼被窘，曹操之寬容奸態，彌衡之似激傲實開閥，為一無用之狂生，描寫無盡，餘若捉放之甯我負人等等，要皆編者非徒取情於人作娛樂計也，而時代雖變遷，編者又能寓用抽象，啓示後人，作古制舊規之考學處不謬，後人能細心探討，自能發現奇跡遺規也，惜今淺見之輩，未能深體是旨，曉然曰，象徵者，終無寫實之適合時代，有廢棄之必要，不知凡事之現實，與未來，決無迴味與象徵之雋永，譬諸閱舊小說，金瓶梅，讀者每覺其無紅樓夢之沁人

脾肺，深深入腦，蓋一則寫實，而一目瞭然，一則抽象意淫，故京戲之象徵一切，如開門，執鞭，跨馬之姿勢，有遠勝於真境之美觀也，近觀話劇，于伶所編之一夜上海一劇，亦在嚐試，回復象徵一法，據自云，較寫實能令人易覺，可知京戲佳處，有重振興復之景象矣，至於京戲中之可供吾人作者古者，今之評劇家，祇唱之爭辯，五音四聲，譚派板調，未遑一究京戲之立意，誠浩嘆事也，今予所欲言者，即靠旗與打出手二事，一微予上言，編者之立意，與資考，按之武生之紮靠，紮旗，不盲目能觀者，皆知為助美而已，或有謂乃將軍八面威風之威風旗，故又云昔為八旗，今改四旗云云，此類似是而非之談，出之無識常人，姑妄聽之，若評劇人，竟亦有據為信史者，可恥孰甚，故予不得不為閱者告曰，此即寓有舊制歷史之一談，亦即編劇者，摭入留作後人之考學趣味也，予須向閱者曰，打出手。何以屬之武旦，紮靠

旗，何以獨木關有靠無旗，甘露寺，賈華，身背弓鞭鑼錘，如開戈矛鋪然，又為何事，豈滑稽事乎，非也，此皆歷史有關之遺制也，考昔之軍制，所謂一馬當先，兵在其後，凡為將者，力大技熟，未有不佔優者，故謂之將領兵，與今日之兵領將不同，當兩軍對壘之時，來者為何等人，一望便知，元帥出馬，號炮三聲，一頭帶帥字盔，身穿帥字甲，大將則一聲炮響，盔甲全身，手中除使軍器外，腰懸弓箭，另懸鞭鑼錘等各器，備手握槍矛脫落之使敵時，槍刺刀劈不及，作擊擲之用，若偏裨牙將，上陣既無盔甲護身，亦無腰懸各件也，且凡兩軍對壘，大將或落荒走單，被人暗謀，失去首級，一時無考，於是馬踏蹬上，刊有此將名姓，但馬為活獸，恐逸走，因是大將靴底，再書名姓，然不厭其煩，又在靠旗上再書大將名姓，此靠旗為用之一也，大將臨陣，頭有盔，身御甲，胸有錢制護心鏡，背有錢制插靠旗之靶，故黑夜偷營等，亂箭暗器之來，在前左右，可用刀槍撥開之防，若腦後頸間則全賴此靠旗矣，蓋凡發暗器射箭力大哉，其勢勁，其風疾，戰時靠旗擺動，再加來器疾風播動，或使暗器墜地，

或亦可稍殺其勢，此靠旗之為用二也，凡故圍困阻途，大將手中一語暗號，飭往大營公幹，此靠旗之為用三也，故靠旗之為用有如此之價，非今人所謂之作威風幌子也，予已上述原由，則可知獨木關，薛仁貴，為火頭軍，為偏裨牙將，穿紮祇可如周青等，最多穿一件白箭衣，例不得用靠，故淤泥河，救駕，如上述紮扮，然獨木關，編者，賜其穿靠，不令有靠旗，示觀者，知其非大將，仍為偏裨耳，斯即編者之啓告後人，非謬然編排也，致於打出手，即予述之回馬兵刃，因古時大將，無肯在戰場作小人所為，所謂大丈夫恥之也，故如用此技等，必引誘至郊外，一試小人所為，故編者抱孔老先生云，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之旨，大將為恥，不妨女子可竊用之，故打出手，屬之武旦，亦輕視女子之意，若甘露寺，賈華之紮扮，非滑稽，實予上言之大將臨陣之模耳，觀此總之，昔之編劇者，其立意宏博，今人視為游戲娛樂品者，小觀之焉，觀於梅浣華之古裝散花等，何今寂然無聞矣，可徵今之編者意旨，實遠遜古人，而嚴督指疵之評壇諸君，雖不乏飽學之士，亦惟知爭論於四聲五音之旨耳。

## 武戲雜談

·劉慕耘·

·套子·擋子·筋斗·把子·

朱瘦竹先生好吃酒，我也歡喜來兩杯，有一天在警務處相見，雖然瞥着一肚皮悶氣，他的酒興仍濃，預備三兩天以後，大家一醉，在上海評劇家中，談武戲的，祇有瘦竹一人，酒盃在手，來一齣青梅煮酒論英雄吧，仍屬使君一人，區區在下，不過撈幾句而已！

武戲的開打，都有一定的套子，新戲是不用說了，老戲的每一齣戲，都有一定的套子，絕對不稍雷同的，黃天霸的八大拿，是八齣戲，在武行頭的腦筋中，都有準譜，霸王莊打甚麼套子，叭蜡廟打甚麼套子，都因戲而異，不過現在上海的武行頭們，因為武生行當，把八大拿的八齣戲，掛了單，他們也就把這些套子，也打入冷宮，誠然上海的武生行，也不會釘着八大拿去唱，武

行頭們，也祇曉得八套的不同，要認真派起來，是靡有準譜的，套子的分別很多，全體武行的套子，尤其多得異乎尋常，高雪樵在三本鐵公雞中，歡喜打二虎羣羊的套子，這套子便是角兒方面的擋子，正反面的角兒起打，加上一羣武行，打得嚴絲密縫，就是二虎羣羊，還有很多的套子，在場上使用，是隨角兒的歡喜，臨時定的，並不一定有規矩限制他們，其次說到槍，有槍套子，槍套子也有一定的規矩，不同於任何套子，這是屬於把子的，槍套子的打法，有很多不同，不過槍套子，是裏面的一個總名稱，概括的說，現在一般評劇老爺們知道的么二三，僅僅是上下上的兩三下，也有一定的套子，其餘甚麼燈籠泡，大快槍，小快槍，單刀槍，大刀槍，這都是槍套子

，還有劍套子，也有不少的種類，譬如說吧，小坤角在霸王別姬中，舞一趟劍，這是劍套子，你別管有不有點子，起舞能否與堂鼓的點子湊合到一起，反正他能夠舞一套夜深沉的劍套子，就算數了，其次樊江關裏，薛侯爺與樊元帥，一言不合，動起手來，拔出劍來，兩人就殺，這又是一種套子，總而言之，在武活兒中套子是角兒的法寶，會得多應得也多，在場上也可以隨機應變的，這是關於套子方面的。

擋子，就是股當，我曾經在戲報上說過擋子，因為篇幅的關係，不會說完，股當是純粹讓角兒休息的，前台一場打下，正反派的武行，各擁上四位，刀對槍的殺過合，打蓬頭，一方面敗下，一方面角兒上，有的領着武行，走一個圓場，下手活或者是角兒，也就上了，兩人的打，也叫股當，也就是擋子，這賽過是角兒的股擋，使武行們，翻打跌撲以後的休息機會，總之一齣武戲，角兒與武行的待遇，都是平等的，武行在股擋中，要翻得高摔

得衝，角兒在對手擋子的時候，也得給武行們，找休息的機會，這是擋子的補遺，讀者如果高興，不妨翻開前幾天戲報一看。

筋斗，按情形上說，這都是武行們的技術，唱角兒的不是拿刀，就是動杖，似乎用不着筋斗，其實樹從根脚起，水打源處流，別看唱角兒的，沒有武行那們累，賺的可是大包銀，人家可是從小就從拿鼎練起，到朝天鑿劈叉，以至雲裏翻，順序而進，纔成功角兒的，筋斗是普通的總稱，在行當上說，這都屬於筋斗一門，像單提，小翻，臥魚，下腰，台提，台漫，鏢子，旋子，後僵，硬僵，軟僵，前撲，搶背，吊毛，飛脚，雖分門別類，其實都是一家人，評劇諸君中，有稱之曰筋斗譜者，其實誤矣，後台無書紀，安得有譜，敢以告劇藝派的評劇家。

把子和筋斗一樣，又是一個門道，所不同的，把子有把子箱，打開把子箱，長的有槍，短的有刀，筋斗沒有箱，就是開開，玩藝都在角兒的肚內，外行看了，也不過望望而已，把子箱中的玩藝，可真不少，打的玩藝也多，本期篇幅有限，就此宣告告罄，下期專寫把子給讀者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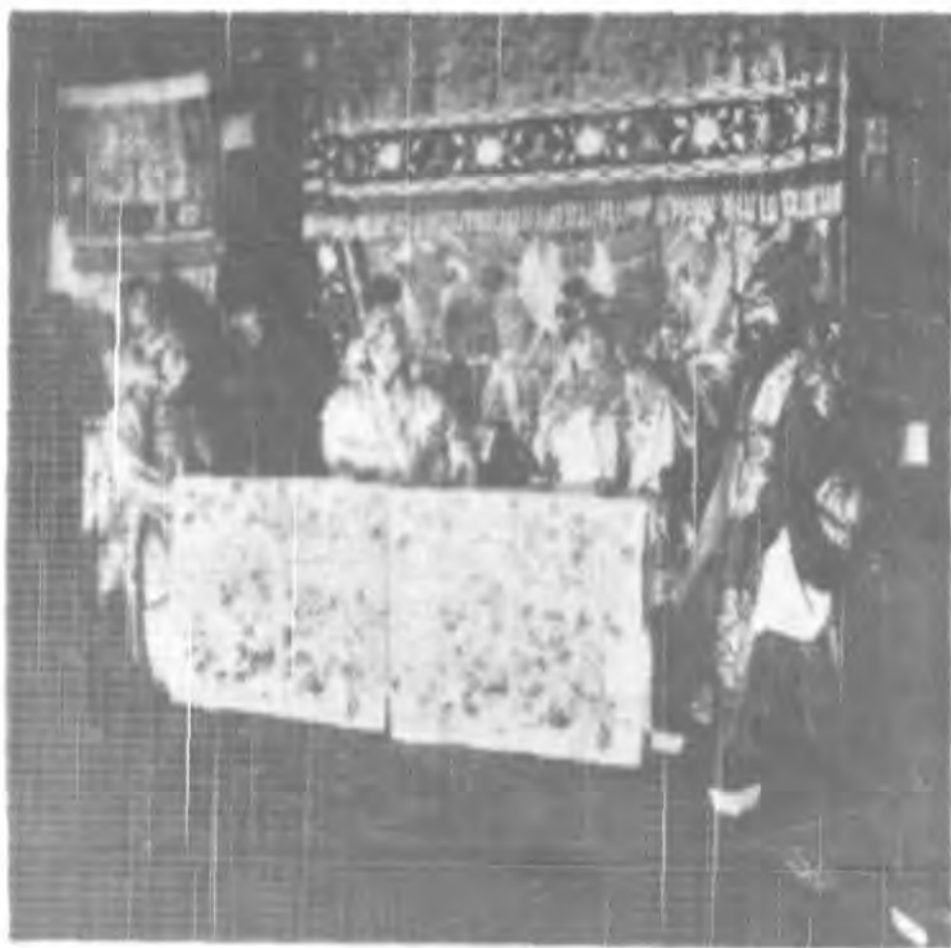


—— 霸天黃之衡彥吳樓小法效 ——

# 紅拂傳

紅

紅拂傳為故名士羅慶公先生手筆，迨以梅蘭芳別姬之紅而成者，編是劇之時，戲校校長金梅庵先生，正居程幕，為之刪多潤飾、迺披諸管弦，其轟動一時之盛況，殊不亞於梅楊霸王別姬之初上演時也。當時與演配角，捨此則公為侯喜瑞所飾演以外，李靖一角，則為郭仲衡所飾，郭仲衡故後，李靖一角，則易為小生飾演矣，圖為程硯秋俞振飛侯喜瑞之紅拂傳。



主 演 者：  
侯喜瑞  
俞振飛  
程硯秋  
吳富琴



柳 迎 春  
程硯秋  
俞振飛  
曹二庚  
程硯秋  
俞振飛  
曹二庚  
柳 迎 春  
貴仁：飾俞  
娘 乳：飾曹

# ●二進宮專頁●

翁自新  
張名揚 聯合攝製



言菊朋：揚波

言慧珠：李豔妃

馬連昆：徐延昭

## 二進宮經談

言菊朋在黃金大戲院，演臨別戲最後一  
一夕，我就伴着翁自新張名揚二君，  
着攝影機，去找活的作品，湊巧得很  
演的是言家父女合作的二進宮平素不  
見到的，當然不肯錯過這一個良機，  
且承望孫蘭亭吳江楓馬治中三君的照  
予我們工作上莫大的便利，就產生出  
此珍貴一頁的照片，貢獻給讀者賞鑒。

——若洋——

## 二進宮談

二進宮一劇，為生旦淨之合演戲，為老譚之名劇，當年老  
譚與陳德霖金秀山演此，轟動九城，凡戲迷聞之，莫不為  
動，自老譚而後，此劇湮沒者近數十年，譚派老生有噪者  
，以戲運而不敢演，無噪者、根本不易辨到，惟言菊朋則  
以二進宮名，不僅此也，言之歌此，且孕育老譚之成法，  
加唱漁樵耕讀，四季花名，以之頗為各方所歡迎，此次來  
港，出演黃金，最後一夕，與其女配演，益轟動一時，二  
進宮之紅，強由菊朋而然歟？







1. 本來面目



6. 梳大頂



7. 綁水紗



2. 綁路

## 轉變作風後之毛世來

世來二次來滬，聲譽益威，而予滬人之印象，亦較上次為佳，蓋渠已乘其天賦，由宗子之途，而轉入習筭之徑矣，本頁之化裝十幀，即為轉變作風後之代表作——玉堂春——，迨平後已正式列入小留香館主之門牆矣，前途造就，殊未可限量也。



8. 戴銀泡



9. 綁藍網



10. 梳髮髻



5. 貼髮角





劉南鳳 王和世 于和福 富紅慶 韓奎全 侯雲峯 劉山壽 杜林文 陳萃蕙 鄭祥法 李俊人 劉奎德 劉喜雙 · 說銅 · 明圖 ·

馬東山 排劇坤界大年十 演場大乾世前餘

(飾馬成 龍擊鼓)



王瑤卿之得意弟子坤伶王千歲 (右) 與名伶程玉菁夫人華慧女士 (左) 合影攝於北平松栢園先賢祠門首

是日爲王瑤卿夫人卜葬於松栢園禁園義地故二人俱穿白袍也

· 俞振飛贈刊並誌 ·

· 當年馳譽大江南北之名武生沈韻秋 ·

——長子沈韻香——次子沈福泉——幼子沈小來——



# 平劇改良與否總論

——(二)—— 農 襄 申 ——

角色：角色若以戲劇藝術而言，極無談及改良之餘地，不但角色，即平劇所有一切，以及他種戲劇，莫不如此，蓋某一戲劇必含有其特長之藝術，改善其短，反足掩沒其長，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矣！然角色在戲劇之中，時有反常之演出，若獻地圖之張松，逍遙津之司馬懿，審人頭之陸炳，法門寺之劉瑾，釣金龜之張義……等等角色之反常演出，為一般觀曲者引為不滿，有曰：「張松，賣主求榮者也，司馬懿，助紂為虐，一時之梟雄也，劉瑾驕矜聖聽之宦豎也，陸炳權奸也，皆為十惡不赦之罪徒，反以正直之角色飾之，而張孝子耳，反屈居丑角，是為之不平。」又有曰：「張松賣主求榮，是棄暗投明也。司馬懿雖助紂為虐，究未得其勢也。劉瑾驕矜聖視，然那場平獄之功未

可沒也。陸炳權奸而為友雪冤是為義也。張義逆行加母，丑角飾之至當耳，未足非議也。」是皆一己主觀之論，需知戲劇之使命固不在此，能勵風化俗，警惡揚善，於職已盡，又何求焉！況於劇中已將其個性描出，善惡分明不爽。歷歷繪示吾人，譬諸劉瑾，雖為正直角色所飾，然「滿朝文武尊咱貴，何必西天把佛成」，已足示其驕滿，及其斷獄。草管人命，妄置刑法，將其人之敷衍暴露無遺。譬諸陸炳，其審判人頭案件，不知據何律條，不敢置湯勤於法，是懼嚴府也，雖為友雪冤，終不直其為人。張義以丑角飾之，以其個性談諧突梯，非丑角盡為阿鼻地獄也，一句：「那有兒子不養娘親」。蓋棺論定，終不失為好人矣。

角色既如是而無須改良，則談及其唱腔。唱腔：平劇唱腔大別有二，曰：「西皮」曰：「二黃」，餘若倒板，慢板，二六，原板，快板，搖板，散板，迴龍，四平……等為其中之小別耳，固吾人熟知，毋待贅言，然近有人對於各派似有疑義，甚至有曰：「馬派以新奇腔調，取悅於世，麒派之沙啞歌喉獨樹旗幟，腔調之改良，莫此為甚」。此言則殊屬非是，蓋人有所長，尺有所短，天賦予人之歌喉絕無相同之處，是乃對於唱腔不得不設法以掩其短而增其長，宜也，即所謂「譚」「汪」等派，又何獨非係自創？各派之腔調僅可稱之為「派」，而不可稱之為「改良」，蓋因各派之腔調雖異，而板則同，甚至各派之詞句稍異，而板絕不能因此而異也，試舉例：馬派開山府之西皮原板中之首句「嘉靖爺坐江山風調雨順，順字尾腔稍長，而麒派此句之順字無尾腔，是腔雖異，而同為西皮原板則絕無疑義。是不能謂之改良，所謂改良也者，係出自平劇所有各板之外，而另創者，如今之五音連彈，或數人合唱一句，或一句之中分數人接唱，此種腔調於平劇所有各板之中未嘗聞之，名之曰原板既不可，謂之曰流水亦不能，此於海派諸戲若甘露寺，賢孝子，驅車戰將等

……均有之，此種改良腔調殊有礙於平劇之發展。換言之亦即腔調於板眼範圍之外，無改良之考慮。而於板眼範圍內之腔調變換，亦決不能以改良二字目之也。扮像：有對馬連良於羣英會中飾魯肅帶黑滿，有所非議者，按平劇劇本既多取材於歷史說部，而劇中人之扮像，亦不過抽象歷史中之人物而已，使人見其扮像即知其為何人，所求者不過如是耳。馬連良飾魯肅帶黑滿，敗壞成規，罪無可逭，然所飾者猶似魯肅。嘗聆海上之賢孝子一劇，飾姜維，魏延等均紮改良靠，此尤不足異，所異飾趙雲者竟戴耳毛，同座者咸耳語曰「此即趙雲乎？」按劇中人戴耳毛者所飾者必為粗魯之人物！而飾趙雲者亦戴此物，使人不敢認為所飾者為趙雲。而顧曲人士竟不加以責難，其故安在？總言之，平劇一切，已有者無需改良，尚無者，則可創造，初，梅蘭芳創古裝時，顧曲人士名之曰古裝花旦，而無人名之曰改良花旦，意殆即在此，連良此舉誠為失策！

# ●● 論劇評 ●●

——完 續—— 鳩 病 施 ——

「劇評」之  
演進

「劇評」文字始原不可考，遜清末葉乃大盛，其演進過程約略可分三期，最初執筆者多為騷人墨客之流，彼等以評劇為題材，而作一篇綺麗文字，詞藻雅典，

且多詩歌題贈，工作例如咏某伶贈某伶等，千篇一律，無非煇振之詞，且長篇累牘大半係浮泛形容堆砌之辭，不切實際，而好品色者，則斤斤於花旦一門，不惜以柳腰蠻口之句，作誇大過分之宣揚，以其與趨所向，唱主觀之高調，初無關於劇藝也，民國肇始，「劇評」有足長之進步，當時執筆者，皆三折肱於戲學，對於舊劇派別源流劇本唱詞，頗多闡揚，惜人才不多，未能普遍，輒近以來，「劇評」文字大盛，就上海一埠而言，戲劇刊物多至七八種，惟執筆者多一知半解之流，非人云亦云，即劇竊舊文，抄

襲成篇，而一般感情作用者，則偏於消極的揶揄或斥責制於情面，甘作達心之論，而劇學淵博之士，因格於環境，每苦言論不能自由發揮，蓋成名伶人，必有一部份人擁護之，坤角尤甚，彼等以一己之所崇拜，而奉之若神明，不敢稍有拂忤，且不許人之稍加貶毀，不分是非，不顧好惡，一意孤行，貽笑大方，而戲館老板更以營業為前提，又有統制輿論之辣手，名伶登台之時，不容有詆毀文字發現，時向所趨，對付無策，以是束身自好者，皆如金人之緘口，故作痴聾，擬而不談，真正「劇評」，於以絕跡，有心人觸目時艱，怒焉憂之，但亦無可如何也。

「劇評」之檢討

皮黃劇評，向重評伶，而忽視劇本，其實內容與演出，固同屬重要也，蓋前者係批評戲劇之本身，後者乃月旦伶人之藝術，原不可混為一談，歐美人士，對於戲劇評論，極為嚴格，其評論之方法，側重劇本之內容，演出優劣固次要也，吾國劇評則反是

，咬文嚼字，斤斤於一舉手一投足之末技，而於劇本內容忽視焉，此無他，蓋因吾人統傳思想之重伶不重劇也，雖然皮黃戲之無佳劇本，此固不能否認者，歐陽予倩嘗曰：「試問今日中國之戲劇，在世界藝術當佔何等位置乎，吾敢言，中國無戲劇，故不得其位置也，戲劇者，必綜合文學美術音樂及人身之語言動作組織而成，有所本焉，劇本是也，劇本文學既為中國從來所未有，則戲劇自無從依附而生」，所述雖不無理由，第細味其語，似有未盡然者，中國之鮮劇本文學，固毋庸諱言，若謂連戲劇亦無之，似覺過甚其詞，皮黃措詞極淺，雖有俚俗之處，而意取普及社會，亦未足為病，問嘗取皮黃劇本而研究之，覺其精神縝密，有條不紊，向日非率爾操弧者可比，如「打魚殺家」之意識嚴正「汾河灣」之結構緊湊，俱足見論劇者之匠心獨運，不可厚非，故吾曰，今日皮黃戲之需要劇本固急，皮黃之需要嚴正之批評，實尤急於劇本也，皮黃劇評，向重演

員之技巧，技巧之中，而尤以「唱工」為第一要件，有好噪即可成名伶，一般一知半解之劇評人，正多如此見解，其實，皮黃雖稱歌劇，不能側重「唱工」，而忽略他項要素。品評伶人之技巧，須分「唱」「做」「念」「打」四大端，「唱」字項下，又須分「字韻」「行腔」「音樂」「戲情」四部；「做」字項下分「美藝」「戲情」二部，「美藝」包括「身段」「手脚」，「戲情」則指「身上」「臉上」而言，「念」字項下亦分「字韻」「音樂」二部，「戲情」三部，「字韻」部下尚有「韻白」「京白」之分，「打」字項下分「美藝」「武工」二部，「美藝」包括「身段」「手脚」，「身段」指「亮相」等而言，「手脚」乃「趟馬」「起場」「走邊」等皆是也，「武工」有「腰腿」「跌撲」「出手」等，上述之伶人技巧分析，項目之多，令人有記不勝記之感，吾人因娛樂而觀劇，決不能有如此靈敏之感官，不過退一步言，既有劇評之作，至少於所評伶人之

技巧，（「唱」「做」「念」「打」）有充分之認識，以百分率作批評之根據，知識須淵博而尤重匯歸，此治一切學術者所當共守，「劇評」固不能例外，惟因劇評人知識之有高下，各人注意點有不同，見解有分歧，故有二劇評人同觀一劇，歸後各自提筆

為評其批評往往極難一致，此乃心理之差異，難使暗合，惟能如上述分析而批評之，則雖不能盡同，必較散漫劇評之成績為佳，可以斷言，故「劇評科學化」實有提倡之必要也。

「劇評」之明日  
劇評人在今日，多如過江之



第一幕「指腹為婚」，是韓進士的五十壽辰，他們要表顯京戲的藝術，就在這幕，嵌進了一段三個小壯士的獻壽，開打約二十分鐘，這小壯士，是臨時折來的內行，表演到十分認真，觀衆也很滿意。

第二幕「攔劫花轎」，飾宗廷的梁約翰，和飾李起甫的苑君，他三人一個愛好廣東戲，一個愛好京劇，平常時亦喜歡哼上幾句，所以他們二人動作，表演的身段，倒還稱職，發音也清晰，這一幕有二個下手，也是僱來的班底，他們二人，也會了一句英語「Go back」。

第三幕「師爺家庭」，師爺段才，就是指這齣戲身段的錢先生飾的，他的做工表情，當然會引起觀衆的注意，李起甫納賄以後，段才的妻子沈氏，是夏海編飾的，據說夏的英語，不甚明晰，然而他最用功，發音也高，這一幕的成績最好，也有穿插，一個是書童，李君倫飾的，唱了一段白水灘，學會了舞棍，有相當的純熟，後來，又要春香了環，唱「霸王別姬」，春香也是僱來的班底，曼歌妙舞，唱做俱臻上乘，完全表顯出京劇的藝術，這一幕戲，觀衆十分滿意，掌聲不絕。

第四幕「包公升堂」，是主角編劇兼導演劉東山先生自己飾的包拯大人，他不大相京戲，要學一手眼身法步，他有自然跌角四方的召步，自由行動的身段，還有一副天生半邊黑的臉孔，他認為包公就是這副尊容可以代表了，好在他這幕戲，大人坐在法堂上十分之九是講英白，做工也用不著來研究了，我認為這一幕的編排太呆板，把全部的人員堆在一個公堂上，而審問時祇有一二人的動作，還有十數個不說話的，都一呆若木雞一了，祁大

小妞的韓翠英，仰藥時的表情不夠悲哀，大約是初次試驗，沒有敢做，要知道戲是不怕做，祇怕不做，她的妹妹祁二小姐飾韓母臉上不會化妝，太嬌嫩了，沒有老人狀態，發音倒很清楚，窮秀才杜光榮，是夏約翰飾的，他學的時間最短，而他的身段也最優，據說：他是個混血兒，所以英

更有一無所知，假充內行，大言不慚，強作解人，信口雌黃，吹毛求疵，「劇評」之尊嚴盡失，有識之士相繼斂手，此輩文氓不除，皮黃進步無日展望將來，重有感焉。

× × ×

第一，是上次出演的印象太壞了；第二，是演員不容易集攏，因為上次多數却是有職業的業餘人；第三，是第四，要有一個長流水的款項；第五，要有一個懂戲的熟練的班底；第六，要有一個普通京劇的班底；第七，要有一個普通京劇的班底；第八，要有一個普通京劇的班底；第九，要有一個普通京劇的班底；第十，要有一個普通京劇的班底。

葡牙很流利的，劉媽，王媒婆都是葡語人飾的，四幕戲中，這一幕時間最長的，足足演了五十多分鐘，彷彿真的法庭審案，這是編排沒有技巧，所以觀衆覺得沉悶，若個自然就不會這種現象了！

近聞東山先生，還想把這齣戲，作第二次的計劃，演出，依個人的推測，恐怕不容易實現：第一，是上次出演的印象太壞了；第二，是演員不容易集攏，因為上次多數却是有職業的業餘人；第三，是第四，要有一個長流水的款項；第五，要有一個懂戲的熟練的班底；第六，要有一個普通京劇的班底；第七，要有一個普通京劇的班底；第八，要有一個普通京劇的班底；第九，要有一個普通京劇的班底；第十，要有一個普通京劇的班底。

# 生日琴藝檢討

趙秋君撰

究竟孰難孰易·其實各有軒輊

(下)

(續前期本文第二則)需要視乎習琴者的本身而論，譬如對老生有與無，知老生腔多於旦角者，則無疑的必然謂生易於旦。反之，則無疑的必然謂生難於旦。然要說旦角容易，到底如何，那當走視之，則習琴者不僅對生，且兩工的腔調要多知多會，至於淨角，老旦，小生各工亦要知之能詳，庶可免去顧此失彼的毛病，就生且兩工腔調來論難易，似乎且角因為新腔的疊出，或難於老生，然而談到老生的老腔舊調，也

不見得易於旦角吧？

(二)托腔：旦角行腔因為慢，易於按音尋找正確工尺，故托襯易於黏合，反之，老生則因為快的關係，易於疏忽過去，但是一般熟諳生旦腔調的習琴者，對此點就似乎無何問題，再就腔首貴嚴合，次貴續斷，再後就論到句中的小墊頭之合適與否，老生因尺寸快，故小墊頭亦因之而顯緊促，有時只要板眼不錯，對於小墊頭本身工尺字的組織上雖稍有參差處，或能易於平淡過去，不覺刺耳，且尺寸較慢，故隨時皆需要小

要，輔字之調一處頗熟，是合連如之種，旦易頭，腔為，於出高，(四)角顯以，較裹而一低，蓋(四)之補，且腔不起轍而托腔腔於此之，角法一定對，襯是：老生托一，多。必腔又，純裹生腔也。中安，老須調有一以腔也。用置，一生一之用字工亦。尺托小，因之字高多不尺字腔，有唱不低數苟字按中，時腔差只工，按尺開音之，老需者求尺開音之

之，單琴釋要以之蛇裹，類尺能較用於必生，弱老之藝，裹其難添腔間似字善托裹一須，點生答之綜容腔在易足不多西與於腔腔起利腔，則覆執以當也托問耳美見樂高應難反，用調而因而難上於。腔題，廣中低用，覺又裹多一快定問四本一。時，在反者之音此一為因腔轉般而之題點刊關不則應不，輔相法般美尺法變手易。觀為於似旦用如不音同，初，習然較容板，法於就自之文裹老角裹托克，則，腔熱腔角調之，遲邁尺不，另腔生易腔腔奏非可托琴裹且腔眼，鈍其寸能生述之之於下，此經，腔熱腔角調之，耳腔快僅且之詳動老論是。驗裹只者之快及中音托慢以兩。細輒生二如探豐腔要絕技，熟間不上論簡工一解需，者畫用當則工不藝應頭，

，者為佳罕小中無時腔生稍，之論當生法因熟，則究且強之生之論弓，者有且見二然矣豐尺者，僅竟難者亦有抖生法是，疏角間者各。滿寸，能孰於不琴時弓且之又然忽腔多之不次，慢輒，能難生能藝亦，均剛為老，中寡難相就手而認，以執之盡中兼此須柔難生即之而易同腔音易為，一易一美之用只採及於因易小定問，調圓於難各，點盡較此有用腔且行顯熱耳題且論潤托於有就也善難種且。尾角腔着頭，各之，則，角軒下。者方角此之者關，較再惟有，則，角積走總是，法專外績，係是為就視各生又然，一之之又非，用在斷至需難重托習派旦難求且焉管，可腕惟，慢，托要於要腔琴，兩於其角。見二謂力甚一板則腔裹老，論者至工老弓固



## 二版出書

● 角六價特 ●

名教授劉菊禪先生瀝盡心血始克告成之名著

### 數百年來梨園第一部文獻

擷譚梅兩派 集工尺鑼鼓有

之精華！ 之大成！

名票 戲迷 手此 無師

必備 必讀 一卷 自通

身扮音行介上場 段相韻頭口場

海諸劇一推 上評家致薦

戲報社發行 梅白格路祥康里八十一號



• 速禪菊劉 •

戲迷傳出到第二年第三期，有幾位讀者，不約而同的要求我們闢一版初學園地，到了第四期，我們在編後小語裏，批露以後，又接到二十多封響應的信，這歷一來，非要我獻醜不可了，我雖說了二十多年的戲，全都是面對面，口傳口的，這一次動筆杆說戲，不怕讀者笑話，還是頭一回呢，因為沒有寫過的關係，令我爲了好幾天的難，無從下筆，今天若萍弟要發稿子，催我馬上就寫，再也不能容我有思想的餘地了，我也祇好糊糊塗塗寫下去，對不對的，還請讀者多多的原諒，閑話少說，書歸正傳，學戲不是一樁很簡單的事情，我覺得

比無論什麼學問都難，譬如讀書吧，天資聰敏的人，會得快點，反之，天資愚蠢的人，無非是多費點時間，多下點苦工，照樣也能成功得了，學戲可就不同了，

(一)要有條好嗓子，(二)要有表演的天才，(三)就是身上要好看，臉上的表情，能夠把戲中人當時的喜怒哀樂，表演出來，(四)要有名師指導，(五)要經過相當時期的苦工，在這四個條件之中，後兩條，是人工所辦得到的，但前兩條，乃是天生成的，若是不合乎條件，根本就沒有學戲的資格了，如今我分「唱」「做」「念」「打」，四個程序說下去。

### 甲 喊嗓

每天早晨，在日出以前，找一個空氣好的曠野地方，用足勁頭，喊「亞」「阿」「衣」三個字，喊的時候，千萬要避風，最好是對着牆頭，若是迎着風喊，恐怕嗓子受傷，每天喊半小時已夠，喊

過一冬一夏，到了嗓子不沙不毛，有了亮音，運用自然的的時候為止。

### 乙 保嗓子

聲帶乃人身最嬌嫩之一部分，若不保養得法，決難使其運用自然，尤其在十五歲到二十歲，人身初發育之時，(內行名曰「踢中」)，(內行名曰「踢中」)，部發足之時，(內行名曰「踢中」)，要特別注意，在這兩個時期，嗓子必然變化，好壞全靠保養得法，克苦用工，方可保全原狀，或比前更好，保嗓之法，沒有別的，就是少近烟、酒、色、及一切有刺激性之食品，還有喊嗓子或吊嗓子以後，不可吃冷的食品，更不可吹風，否則嗓子立刻就啞，非經過長時間，才能恢復。

### 丙 吊嗓子

吊嗓子，要看本人的嗓子寬細，本人若是寬嗓門，應該多吊西皮戲，細嗓門，多吊二黃戲，胡琴高低調門，分「上」「乙」「工」「二」「扒」五個調門，最高者爲上

字調，最低爲扒字調，在台上唱，最低限度，要六字調，否則恐台下聽不見，本人的嗓子，最初若能唱六字調，調到一兩個月後，加高半個調門，用六半調，再一兩個月後，覺得六半調不費勁，可再高半個調，但每次加高調門時，要仔細考慮，能加則加，若是免強，反把嗓子吊細，而不能達遠，還是不加爲妙，吊嗓子的時間，最好每天兩次，上午八點鐘以前一次，晚十點鐘前後一次，若是環境不能許可，無論何時，吊一次亦可，最好在飯前，是所謂飽吹飽唱，因爲飽肚唱戲，恐怕傷胃，傷氣，每次以吊二十分至三十分鐘爲限。

吊嗓子，對於初學的戲，或熟戲也大有關係，譬如吊一齣熟戲，用六半調正好，而吊一齣初學會的生戲。就祇能用六字調，因爲初學的戲，一切的腔調雖然隨口唱，不至有錯，但是對於胡琴工尺的高低音，或有不合之時，所以一齣初學的戲非吊過二三十次，不能合乎本來的調門，就是這個緣因。

上海  
菊事  
翔實  
史料

## 同光梨園記略

劉嵩樵撰述  
鄭適宜潤詞

(三)

當時租界向嚴夜禁，行人如遇巡警，必盤詰蹤跡，稍涉嫌疑，即被拘留，故多端端不敢夜深在路上行走，丹桂特向捕房捐有通行執證，雖逾夜禁鐘點，仍可回去，途中不致為巡警留難，於此亦可見劉維忠辦事之精神手腕矣。其所邀之角色，無論大小，苟能叫座與賣力，於正項之包銀外，另有餽贈，為之掛紅，不則不許其登台演唱，甯獨已付之包銀，再給船票使之北返，無所吝惜。開演一年，贏餘不貲，囊橐愈充，復在四馬路大興土木，再建廣廈，（即後來聚春園之舊址。）正值工部局開擴馬路，該園首當其衝，識者認為不祥，果未及歲事，索適者已盈其門，由是丹桂亦被牽動，此地之建築甫落成，而丹桂已因挖肉補瘡，挪墊空虛，遂同時虧閉矣。事後為西人之馬戲班租演半月，乃歸杜蝶雲接辦云。

附記：丹桂所排五彩輿之角色 按五彩輿共十本，每本輒於星期三夜演唱，以景四寶（趙如泉之岳父）扮海瑞，大奎官扮徐海，浪雙喜扮馮蓮芳，馮三喜扮鄒夫人，潘五扮鄒懋卿，周長春扮戚繼光，王桂芳扮戚夫人，周長山（即高樵及張榮奎之師）扮明世宗（嘉靖帝），甯四扮汪太尉，崔金福扮顧造，其趙文華一角，以人材不夠，則由苑興盛承乏云。時倉山主人有詩云，「自有京班百不如，崑崙雜劇概刪除，門前招貼人爭看，十本新排五綵輿。」詩雖不文，然亦可以想見一時盛況矣。其後光緒壬寅秋，春仙亦排五色輿，茲將該園角色，亦並附志於下：孫菊仙扮海瑞，李連仲扮徐海，朱素雲扮馮蓮芳，周雙林扮鄒夫人，閻福海

扮鄒懋卿，沈韻瑞扮戚繼光，王瑞雲扮戚夫人，李福海扮明世宗，丁長勝扮汪太尉，熊文通扮趙文華，馬飛珠扮顧造，後馬飛珠私赴漢口，倉卒間由一汪姓者代之。按孫較景四寶為佳，而不及孫春恆，李連仲與大奎官堪相伯仲，朱素雲遠遜浪雙喜，馮三喜視周三喜略堪相當，熊文通苑興盛二人都好，潘五閻福海稱職而已，惟崔金福之顧造，並飛珠亦不如，遑論其他焉。

## 三 南北兩丹桂

自劉維忠開設丹桂後，營業蒸蒸日上，於是滿庭芳上座陡形清淡，未幾，遂因無起色而致收歇，其間所有角兒，如周春奎任七等，皆轉隸丹桂，至是丹桂人材益盛，因又於小東門組班演唱，以期均勻支配，即名之為南丹桂。時孫菊仙楊月樓二人，用客串名義，每夜輪流在南北兩丹桂內登台。嗣該班武行在小東門與典業中之潮州幫械鬥，血肉相搏，儼臨大敵。（事詳於一南丹桂與潮人肇事一內。）事後，維忠恐更發生變故，難於兼顧，乃又將南丹桂併入北丹桂，開支浩大，虧折愈鉅，丹桂之命運短促，此亦一因也。

## 四 杜蝶雲之接辦丹桂

小生杜蝶雲，姑蘇人，兄名阿五，曾於玄妙觀開設玉樓春茶社，第二，也雲唱小生，季雲唱刀馬旦，皆屬庸材，蝶雲則獨擅當時之譽。時在故都演唱，因堂會事開罪於外號白頭髮之張都老爺，借故予杖八十，蝶雲畏其兇殘，不敢在京逗留，遂偕老生陳夢珩，青衣李隸香，（尚有一人，忘其姓氏矣。）還航海來申，投入丹桂客串。當時海報大書「特請京都子弟爺台陳杜李清客串」，登台旬日之後，劉維忠勸之搭入長班，李杜亦欣然樂從，因乞假回京接取眷屬，惟陳則北返而後，不復南下矣。

(未完)



梅派秘本 詳細註解

生死恨

劉菊禪說

(五)

合上上工乙乙合四乙乙  
我只說他為人忠誠  
四合四工「擊大鑼」工合  
可敬。誰想他  
無情義陷害好人。  
（「擊大鑼」。且角一邊向有轉身走反圓  
場。一邊接唱。）此一合上合乙  
乙合四合四四工合……工……  
去把他來問。  
合四四……（「大鑼鈕絲」。小生上場門  
上到台口接唱。）工合合工四  
看娘子淚滿  
四工合合四四合工合合  
認必有隱情。

左轉身。韓向右轉身。同到台口  
雙進門介。韓挖到右邊。程挖到  
左邊白。外面並無一人。娘子  
請快些講吓。（韓翻右袖。「大鑼  
叫頭」。起叫頭白）。哎呀相公吓  
。你我夫妻頃刻就要分離了吓：  
。哭介。程作驚訝介白）。哦  
。大鑼吧哪……鏘。吓娘子。  
這分離二字從何說起吓。（韓翻  
右袖。「大鑼叫頭」。起叫頭白）  
。哎呀相公吓。我先前當你是個  
有志之人。故而勸你逃回祖國。  
力圖上進，誰想你反將我的言語  
。告訴老賊。如今他懷恨在心。  
將我賣與他人了。（程白）。哦。  
「大鑼吧哪……鏘」。那老賊他：  
。將你賣了麼。（大鑼 哪……  
鏘）。韓白。正是。（程對前台  
打背工白）。咳。我這纔明白了  
。（對韓翻右袖。「大鑼叫頭」。  
起叫頭白）。哎呀娘子吓。當初  
你勸我的都是金玉之言。小生豈  
不心感。祇是我一時糊塗。疑心  
是老賊命你前來試探於我。恐露  
破綻。所以我先告知老賊。以防  
意外之禍。誰想娘子一片誠心。

我反把娘子害到這步田地。我怎  
麼對待住娘子吓。咳。真正是我  
該死。（「大鑼吧哪……鏘」。兩  
邊看介白）。吓娘子。你看趁此  
四下無人。我們快快的逃走了吧  
。……（「大鑼吧哪……鏘」。左  
手拉褶子。右手拉住韓之左手。  
抬左脚作欲走介。韓白）。逃走  
麼。「一擊大鑼」。祇怕遲了。  
（「大鑼吧哪……鏘」。用右手將  
程之右手推開介。程白）。怎麼  
遲了。韓白。買妾之人。現在  
外面。你怎能逃走呢。（「大鑼  
吧哪……鏘」。程白）。咳。娘子  
你且不要隨他前去。待小生拼了  
這條性命不要。去上房哀求老  
賊。倘若他饒恕我們。再慢慢的  
設法逃走。你看如何。（韓白）。  
相公。你也不必如此。哀求  
老賊。也是枉然。賤妾此去。決  
不恨着相公。相公亦不必以妾為  
念。再娶一賢德夫人。永享唱  
隨之樂。那時妾縱然受苦天涯。  
「大鑼吧哪……鏘」。也是甘心無  
怨的了把……（哭介。程翻右  
袖。「大鑼叫頭」。起叫頭白）。  
哎呀娘子吓。你快快住口。  
（一邊對前台跪左腿。一邊白）。  
小生若有此心。立刻天誅地滅。  
（立起介。韓白）。咳。事到如今  
。悔之晚矣。你……不要以妾為  
念吓。（哭介。程白）。我與娘子

今日一別。不知何年何月纔得相  
見。此乃小生之罪。如今別無他  
法。祇求娘子賜我一樣物件。作  
為表記。小生永遠收藏。以誌不  
忘娘子勸我的大恩哪……（哭  
介。「一擊小鑼」。韓白）。你還  
要什麼表記麼。也罷。（「大鑼五  
擊頭」。用手將兩耳耳環取下。  
交與小生介。）不免將我平日帶  
的耳環。贈與相公。留作記念  
……（丑院。罷老丈同暗上白）  
。你們辭別完了沒有。（韓翻右  
袖。「大鑼叫頭」。起叫頭白）。  
哎呀相公吓。我言盡如此。奴  
家祇得告別了啊……（「大鑼鈕  
絲」。與小生同哭。互換地位同  
跪下。韓唱西皮搖板。）  
合上上工乙乙乙合四工乙乙  
猛聽得摧一聲。珠淚  
四上合四工（「擊大鑼」。小生接唱）。  
滾。滾。  
工合上上四工四合四  
好一似刀割肉箭穿我  
心。（「擊大鑼」。二人同立起同唱哭頭）。  
尺上上上尺乙四合「擊大鑼」。合  
夫妻們  
上四合工工六尺尺「大鑼鏗鏘」。上  
哭得  
合四上合四上上四「大鑼哭頭」。上尺乙四  
痛。  
合工合 合四乙乙四合四四合合  
（且唱）。我的夫吓。  
（同時小生唱）。我的妻吓。  
四四合合

詳註評

# 戲迷傳真本

呂月樵遺著

呂月樵歷  
史 秋帆

之稱，當時季世淺風，人心好講，君知仕商兩途，無力者，萬難揚名當世，始益肆力於戲劇，厥成青衫中名角。至前清光緒二十年，始南遊歌浦，滬上各國爭相羅致，後終為丹桂桐記所得，登臺唱宇宙鋒彩樓配等劇，於一波三折之中，真是端若貫珠，清同叩玉，紅氍毹上，不啻仙子臨凡，令觀者不復有塵世之想，與常子和李棟香，別饒風味，園主周鳳林倚若長城，隸班年餘，見周鳳林太阿倒持，憤郝福芝擅專柄政，逆料館事危亡，即在轉瞬，不若見機而作爲佳，適有蘇垣大觀來邀，即辭鳳林赴蘇，臨行且爲鳳林經營謀劃後事，惟丹桂桐

記病根已深，不能挽回，致數月後即有丹桂瑞記發現，其老成練達之巨識如此，隸蘇大觀將一年，爲老旦楊壽長，介紹於寶善街天儀，月樵此次來申，已改武生鬚生，打泡戲，爲軌蜡廟，四郎探母等，唱武戲身段活潑，架子精嚴，膂力雄健，無論長靠短打，皆能扮演得神，當時聲望，不在李春來沈韻秋夏月潤之下，唱鬚生嗓音高潔，腔調絕倫，作工老練，每唱一劇，氣格蒼老，神化無方，無論唱工做工，處處出乎自然，大爲滬人所歡迎，即菊仙等，亦畏其盛名，三月後天儀頗有內闕，因之回津省親，輪船至埠，即爲津埠名租界，聚興茶園邀迎而去，青衣鬚生武生，每日間換而唱，天津人士謂其多材多藝，爲伶界中亘古未有之人物，蓋月樵於青衣鬚生武生三項，皆有登峯造極之真實功夫，並非涉獵不精者可比，故津人之歡迎，出於肺腑之至誠耳，不然，津京爲皮簧薈萃之地，婦孺咸知，唱於斯埠者，偶有未盡善之處，垢罵疵摘，即隨之而至，無論鼎鼎大名之角，亦不稍假顏色爲之曲諒，月樵得津沽良好人緣，由於時運通達，要亦恃有過人之技耳，半年之間，全埠營業，以該園獨盛，各園羨慕已極，迨台

同期滿，各園以重金爭相延聘，聚興更竭力挽留，月樵正左右爲難之時，幸上海應桂馨起玉仙已成，遣人來津接月樵回滬，月樵即藉此婉辭各園，尅日回申，聲譽之隆重，較隸大儀時又加一倍，當時已專唱鬚生武生戲爲宗旨，青衫子則不一演矣，年餘爲漢泉天儀聘去，同時七蓋燈亦膺漢聘，月樵以探母，叭蜡廟，硃砂痣，薛家窩打泡，七蓋燈以新安驛，花田錯，紅梅閣等打泡，漢泉人士，從此耳目一新，呂月樵七蓋燈二人之名，由是深印全埠人之腦筋，不可磨滅矣，半年合同滿後，即在漢自開賢樂，所邀者，皆京津知名大角，一年半中，頗獲盈餘，蓋月樵不獨戲劇上技藝出衆，即營業上，亦知識過人，是時值孫菊仙朱素雲三麻子，在上海寶善街合開雲仙，電邀月樵合股，月樵因此將漢埠館事，交與友人，趕即回滬，詎知開幕一月後，三麻子與朱素雲，意見不合，同時出局，所餘菊仙及月樵支撐其間，又連一月，全園一切臺政，概歸月樵經理，月樵見大局危急，即獨出心裁，編演戲迷傳，將歷來各名角拿手戲劇之聲調，擷菁剔蕪，鎔成一爐，編成四本，頭本自罵曹起，至打麵缸止，計二十五齣，二本自

問樵起，至拿謝虎止，計二十三齣，三本自打魚得寶起，至連環套止，計十三齣，四本自舉鼎起至三隻手止，計十四齣，其中所唱各劇，或生或旦，或淨或丑，變幻百出，及開演之日，情節之緊湊，真是門筭無痕，天衣無縫，摹仿名伶聲調之佳妙，確是青勝於藍，冰寒於水，座客看得如醉如癡，惟有大聲叫絕而已，於是凡遇月樵此戲，觀者擁擠，直是水洩不通，同時又將汪大頭之日蓮救母一劇，參以己意排演，其中聲調純是大頭秘傳，絲毫不錯，其中情節，則翻陳出新，精彩尤盛，月樵有此兩齣傑作，聲名遠播，遍及全球，當時伶界人才，洵推獨步，於是全滬梨園營業，無有出其右者，惜未幾園址爲三麻子挖去，以致大好時機，不得不費然中止月樵即赴蘇垣，自開大觀，半年後即領全班至杭，在拱宸橋開榮華，當時杭人風氣不開，不識聲調爲何物，幸月樵持籌有法，三月經營，雖無盈餘不致蝕本，停演後返津，爲日租界下天仙園主，趙廣順所留，每演戲迷傳，日蓮救母，探母，雙獅圖等劇，無不座爲之滿，途爲之塞，爲津埠伶界中第一紅人，半年餘，又爲奉天某園聘去，登台數日，舉國若狂。(未完)

# 琴藝問答

趙秋君主答

◆劉召人君問：敝人於絃索本屬門外漢，惟性極嗜之，故積年以來，純由個人研究無人指導，過門等等雖亦粗能成聲，惟總覺呆板非凡。未能造圓滑乾脆之境，意者由於按字太板，於指法之揉滑等技未能解其用法，致有此弊，先生亦能於此啓示否？

▼答：過門呆板爲一般初習琴藝者之通病，蓋初習琴藝者只知按工尺譜上之工尺字爲之，而不知稍加變化，或有時並非按工尺譜而由於自己聞聽所來，須知弓法之往返對過門之流利與否，有極大之關係，弓子之往返，並非按譜一往一返即可，需要頓挫疾徐之分，又右手指之按字尤有關於發音之美醜，無論西皮或二簧雖則只是用三個手指頭按出幾個工尺字來，但此中還要有揉絃和打絃來增加發音的美感，揉絃以右手食指爲多。在西皮中爲

「六」字及「上字」（即簡譜中之「5」及「1」），尤以裏絃之「四」（即6「字」更須要揉絃。在二簧中亦如是。惟食指所揉之工尺爲「工」及「四」字耳（即簡譜中之「3」及「6」），打絃較揉絃難，所發之音如「嚶嚶」，多以無名指行之，使上面中指所按之字成爲「嚶嚶」（在西皮中爲「五」及「尺」二字即簡譜中之高「6」及「2」），其次爲食指打外敵絃，使「工」字（即3）成「嚶嚶」聲，惟在二簧中則用無名指打絃者甚少，多以中指打絃使「工」及「四」成「嚶嚶」聲。

按揉絃及打絃雖能增加琴音之美感，然亦不能過字即用，亦須斟酌使用之，閣下果能使弓法有疾徐頓挫之分，再加以右手之揉絃及打絃，能運用熟悉。琴音當可漸次悅耳，要宜多聽名家之作，不必學效其花點子過門，惟細諗其弓法之頓挫，指法之揉，打可矣。

◆又問：弓法中之全弓，半弓，碎弓，反弓……等等之用法亦

有規定否？尤其在裏外絃轉換之時。

▼答：關於弓法之解答，絕非文字所能解釋清楚者，茲當儘可能範圍內答之，全弓多於腔調或過門之音調拖長或慢行時用之，半弓之名詞頗費解，不知是否爲「全弓之一半」之謂。或即是較短之弓法，下走不解，未便置答，碎弓用於曲折纖巧之腔調或過門中變化較快時，反弓於腔調轉變或腔尾猛斷時偶一用之，於花過門中有時兼或用之，又問「尤其在裏外絃轉換之時」，時下世未諗其意，希劉君重爲詳示，當儘余所知再爲答覆可也。

◆又問：選擇胡琴當依何種標準？鄙人欲覓良琴及較爲完善準確之曲譜（簡譜）迄未能得，先生亦能有所介紹否，胡琴能亦售價目，譜能示出版書局及售價更感。

▼答：選擇胡琴爲最難之事實，分爲選擇生材料後配製及購買製成現貨兩種，前者，有時雖擔子，筒子均認爲滿意，但經配製完畢後，其發音之好劣却無把握，後者製成之現貨可一一試之，有

時或能尋出佳者，惟材料是否良善則又成爲問題，且人之所好各有不同，其式樣及尺寸之大小粗細等亦未必儘能稱意也，茲略述選擇之標準如下：

材料務宜乾燥，切忌潮濕，有時遇有良材，苦潮濕，不妨將其置於過風處吹之使乾，雖費時往往須經歲月頗覺討厭，亦不可於未乾時將其配製，否則必於應用後發現毛病，擔子變成曲灣形狀是爲通病也。

擔子之粗細以適合個人之手法爲度，過粗過細均是缺點務須整圓，上端較下端稍粗，體質沉重，敲之音近清脆者爲佳，其長短在市尺一尺五寸至一尺六寸半爲度（按舊式胡琴擔子均短小，恆有不滿一尺五寸者，晚近則盛行長尺寸者，然亦不得超過一尺六寸半），全身共計五節。節紋須生長開發顯明，中節宜較長，至於竹子上之斑點及顏色花紋等，則各人之愛惡不同，無甚關係焉。

本節因篇幅關係未完，下期繼續刊完。

# 戲劇質疑

慕耘

▼鄭錦昇問：  
練噪之法如何分生旦言之，有忌點否？最好能詳談。

◆答：可參閱本期劉菊禪先生所著之「初學園地」

▼又問：周德清「中原音韻」，何處有售，價約若干？

◆答：該書已絕版，於舊書攤，或能覓得。

▼潔民問：貴刊「平劇改良與否總論」一文，作者申襄農君，是否即北平名票嘯天館主？

◆答：是的，（其餘垂詢各節，無答覆之必要。）

▼鐘原問：海上教師衆多，意欲一生且聘淨末丑俱擅之教師，以何人爲宜，並請介紹。

◆答：教師爲伶工之歸宿，過去科班出身之老伶，能四行俱擅，已屬不易，惟所擅都爲跨工，四行應工者絕鮮，今日老成凋謝，能生者不能且，能旦者不能生，能生且兼工，已屬不易，所詢實屬幼稚之至。

## 藝壇短播

邱人慈

滬，到如今尚未抵滬，實在是一個謎。

◆津沽的水災，切斷了平滬間的交通，因之黃金新角宋德珠，楊寶森，吳彥衡等，及更新的平角趙嘯瀾，趙金蓉，吳素秋，梁韻秋等，均不能如期到滬獻演，兩院的損失是相當浩大。

◆南鐵生本來已搭輪北上，亦因爲天津水災的緣故，原輪折回，黃金當軸就倚他在這青黃不接之際，作一星期的演出，這該說「水」給予滬人的眼福吧！

（八號登台 第一天「春秋配」，第二天「得意緣」，第三天「宇宙鋒」，最高票價一元五角）

◆林樹森最初計劃是承租大上海開平劇，接洽未果，恰值鍾鼎臣收回卡德，經董季良的介紹，已作數度會商，不意現在竟會投到鍾的對方董湧的懷抱裏去，作更新舞台開幕第一支人馬。

◆卡德大戲院既接洽林劇團未成。降格談妥戚厚卿之牡丹團

◆金蓮喜賈璧雲合組的梅花團，原定四號啓程赴非，繼牡丹團後出演菲律賓演，茲因歐洲風雲，致遲延征人，恐有中止之憂。

◆大舞台的張翠鵬輟演，與天蟾舞台的劉漢臣輟演，同樣是出人意料外的事實，可是兩舞台的當軸，早已有這樣的準備，所以絲毫沒有影響。

◆共舞台的新角趙如泉，於上月十二日，即離昆明，啓程來滬。

◆武旦行，原先好像有些暮氣，不受人十分注意，自從戲校出了一位宋德珠，及上月九陣風一死，經文人一揄揚，武旦行頓時聲價十倍，令人不禁系念金少寶之至。

◆韓素蘭嫁給寧波戲院老闆

愈安國，與王艷秋在南京病歿消息，一喜一憂，同樣是坤角兒的歸宿。

◆武旦行，原先好像有些暮氣，不受人十分注意，自從戲校出了一位宋德珠，及上月九陣風一死，經文人一揄揚，武旦行頓時聲價十倍，令人不禁系念金少寶之至。

## 編後小語

若萍

每期少不了來嚕囉幾句，這期文字方面，對於「武戲」一類，有朱瘦竹先生的出手談蒼，更有劉慕耘先生的武戲雜談，這是在專談譚調梅腔襲單的評壇中，給讀者一種新的口味，俞振飛先生之對本刊，可謂極愛護之能事，最近又寄來不少照片，謹此誌謝。

我們原定計劃，每册最高的售價是二角，可是封面的銅版紙，由四十元一令，漲到一百二十五元，白報紙由六元漲到二十八元，排工，印工，什麼都超過原來一倍以上，所以本期臨時又增加五分，每册售二角半，這種苦衷，凡是愛護本刊的讀者，總能曲予諒解的，雖然讀者是加重了負擔。

# 更新舞臺

## 全部改建 澈底革新

·院劇型新最上海·

# 森林

王少芳 閻皓明 王筱芳 畢春芳 王逢春

李瑞亭 李小亭 馬秀蓉 沈晚若 張銘聲 李鑫甫 張美玲 何毓如

業已登台表演佳劇

彭慧齡

若萍設計

訂座電話 九七一七七

座價

九角六分 四角八分 一角八分 在內 捐稅

吳素秋 趙嘯瀾 趙金蓉 梁韻秋

陳少霖

四現已 大啟程 坤來滬 旦即將 領登台 街獻演

### 政府註冊·老牌國貨

# 大來燈泡

大來燈泡廠出品

電料店煙 兌店均售

上海勞合路八十一號 電話：九二五三一號

行銷六年

保障保換

信譽卓著 負責保用

電話購貨

立刻送上

## 朵雲軒 扇牋莊

·一〇五二九話電 ·路南河路馬三·

名貴簾扇 冊頁書畫 泥金貢紙 湖筆微墨 騷人稱頌 藝林景仰 江南獨步 印泥專家

高尙人士 際此夏令 需用涼扇 請來選擇

本號二樓常年 陳列古今書畫 異常名貴歡迎 參觀每逢星期 邀集海上書畫 名流合作精品 其餘各種文件 禮品一應俱全 承望惠顧竭誠 招待貨真價實 定當格外克己

●●●府樂劇舊●●●壇劇型新●●●

◀◀◀◀芳蘭梅口漢名聞國全▶▶▶▶

# ※ 生鐵南 ※

• 生武年青規成守墨 •      • 軍冠衫花手聖情寫 •

## 春月藍      陳      筱      草蓉芙

餘少程      雲桐      紅玲      昌克李

期演長展不決期星一唱演起日八

• 價票 •  
佳預九上 { 五— | — | 九 | 五七 | 五五 | 五四 | 七二 }  
座售時午 { 角元 | 角元 | 角 | 分角 | 分角 | 分角 | 分角 }



定座電話 八四一四  
• 地址 •  
法界八仙橋

### • 例刊告廣刊本 •

◇ 銅圖版及畫稿貴客自理 ◇ 長期刊費面議 ◇	正文前後	長條	半版	全版	底封面內全版	底封面外(彩色版)
		2×3	4×6	6×8	6×8	7 1/2 × 10 1/2
		國幣	國幣	國幣	國幣	國幣
		四十元	五十元	六十元	一百廿元	三百元

定價 冊 每 二角半

• 全年 • 卅六冊 • 八元  
• 半年 • 十八冊 • 四元二角  
◇ 國內郵資在內 國外照加 ◇

陸開記總經售

溫州路一〇一弄一四號  
電話：九六〇七二號

上海戲報社發行

格路祥慶里八一號  
電話：三〇四七三號

美術編輯：沈元豫小姐  
特約攝影：劉慕耘  
主席委員：許黑珍  
理事委員：鄭菊禪

張元可 邱若萍 張乙廬 鄭過宜 劉菊禪  
胡維仁 張名揚 樂元槐 邱若萍 張乙廬 鄭過宜 劉菊禪

戲迷傳編輯委員會編

公共租界登記證局二四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日出版

第二二年 第五期



，陳少霖之打漁殺家，

少霖為余叔岩之內弟，老夫子陳德霖之子也，幼師事張春彥，得叔岩指示處頗多，民國二十四年秋，曾隨程硯秋之秋聲社出演海上黃金大戲院，獲譽至隆，者番捲土重來，獻藝更新，士別三日，自當刮目相看，



· 照劇札兀金之山德李 ·



章邊雲貫盛習之取馬此



章邊雲貫盛習之取馬此

# 張 裕

## 白 蘭 地 葡 萄 酒

滴 滴 葡 萄 酒 蒸 溜

類分

▼曾榮膺巴拿馬萬國賽會金獎牌

四十年 金獎白蘭地

卅五年 可雅白蘭地

三十年 金星高月白蘭地

十六年 紅星高月白蘭地

品 質 高 貴 中 外 馳 名

純 粹 粹 葡 萄 汁 釀 成

類分

紅葡萄酒 甜葡萄酒

白葡萄酒 乾葡萄酒

紅玫瑰 櫻桃紅 正甜紅

解百納 白玫瑰 大宛香

佐談經 雷司令 烟台香檳 珍珠紅

名目繁多

定價公道

裝璜富麗

保君滿意

總發行所：靜安寺路廿號電話九二一二三

外匯奇縮成本突增每冊酌加五分 實售二角五分

各大公司 各洋酒號均有代售